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5500.250
总记登号	133577

目 次

出版者的话.....	(I)
关于歌剧《弄臣》及其音乐.....	(1)
歌剧脚本.....	(33)
歌剧选曲.....	(101)
1. 里戈莱托的场面(第一幕第二场).....	(101)
2. 吉尔达的咏叹调(第一幕第二场).....	(104)
3. 公爵的咏叹调(第二幕).....	(108)
4. 里戈莱托的咏叹调(第二幕).....	(111)
5. 吉尔达的场面(第二幕).....	(114)
6. 公爵之歌(第三幕).....	(115)

剧 中 人 物

曼图亚公爵.....	男高音
里戈莱托(公爵的弄臣).....	男中音
吉尔达(里戈莱托的女儿).....	女高音
斯帕拉富奇莱(刺客).....	男低音
玛达莱娜(斯帕拉富奇莱的妹妹).....	女低音
焦万娜(吉尔达的女侍).....	女中音
蒙泰罗内伯爵.....	男低音
马鲁洛(骑士).....	男中音
波尔萨(侍臣).....	男高音
切普拉诺伯爵.....	男低音
切普拉诺伯爵夫人.....	女高音
传令官.....	男低音
僮仆.....	女高音
贵族、贵妇、僮仆和卫士等	

关于歌剧《弄臣》及其音乐

[英] E·纽曼

鲁燕生译

1

可以认为，威尔第创作活动的中期是从他在1849年写作的《路易莎·米勒》（Luisa Miller）开始，到1867年完成《唐·卡洛斯》（Don Carlos）而结束的。这个漫长时期的后半部分的作品有1857年写的《西蒙·勃卡内格拉》（Simon Boccanegra, 这部歌剧后来又经过修改），1859年写的《假面舞会》（Un Ballo in Maschera）和1862年写成的《命运之力量》（La Forza del Destino）。这些作品至今仍是歌剧舞台上的保留剧目。威尔第在这个时期的前半部分中创作了三部作品——1851年的《弄臣》（Rigoletto），1853年的《游吟武士》（Il Trovatore）和《茶花女》（La Traviata）。可以说，威尔第在这三部作品中才真正初显身手。它们从问世到今天，一直深受欢迎。

1850年3月，威尼斯的费尼切剧院为了筹备第二年四旬节的演出，约请威尔第写一部歌剧。当时，这位作曲家头脑中充满了各种计划和设想，其中有《李尔王》、《哈姆雷特》以及后来被改写成《游吟武士》的一部西班牙戏剧。最后，他决定根据维克多·雨果的戏剧《逍遥王》

(Le Roi s'amuse)编写歌剧。这部戏剧十七年前在巴黎问世以来一直未能为公众接受，人们难以领会这位诗人的大胆论点。雨果认为：戏剧，甚至艺术，总的来说，都能够象处理“美”的题材一样来处理“丑”的题材；象处理英雄人物及中间角色那样来处理使人反感的角色。雨果确实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难题——要使观众们去同情一位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和道德上都残缺不全的主角，唯一能补救他的形象的地方是他对女儿的爱。（其它方面，诸如本剧中国王的玩世不恭、纵情淫乐的行为，也是为了从反面衬托这种父爱的。）

这个剧本出版时，雨果在前言中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解。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他在塑造特里布莱（歌剧中的里戈莱托）这角色时内心深处的想法。他说他想象有这样一个人物：他受到肉体的残疾、贫困和注定沦为腐败的宫廷中的小丑的恶运三重压迫。在这重重压迫之下，他的人格被粉碎了。他变成了怨恨的化身。他恨国王，只因为其人是国王；他恨那些勋臣贵胄，只因为他们是大臣；他“恨所

有的人，只因为他们没有长着一个驼背。”他的最强烈的欲望是在人们中挑拨离间，使他们两败俱伤：他鼓励国王的邪恶，甚至使大臣们成为国王荒淫无耻行为的牺牲品，借此占他们的便宜。他不停地劝诱国王去诱惑别人的妻子，拐骗别人的姐妹，奸污别人的女儿。这一切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引诱他们在邪恶的深渊里堕得越深，他就越感受到击败了他们的快感。他万万没想到就在他的怂恿下，那位荒淫无耻、肆无忌惮的国王最后却凌辱了他自己的女儿，也终于变成了他的复仇对象。

2

这种设想非常别致，故事情节的各种线索巧妙地穿插在一起。但雨果将它搬上舞台时却不甚成功。很多极好的戏剧素材在他手中只能写成情节剧。要现代人接受法国浪漫派认真异常的狂热举动是困难的。在他们看来，舞台上出现的那些人物只不过是些玩偶，而不是具有血肉之躯的角色。戏剧评论家威廉·阿切尔发表的意见似乎可以反映十九世纪后期普遍的戏剧观。他把《逍遥王》描述成“一部恶梦般的戏剧，它充满愤世嫉俗、淫欲和残忍，直到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性大喊：‘够了，住手吧！’特里布莱这个角色便是米耶先生所谓的‘先决的反论体系’的一个例证，雨果的很多作品都受到这种体系的危害。他曾告诉

我们，他怎样决定把一个最丑恶的人物、一个有残疾的怪物放在极其低贱的地位上，然后赋予他灵魂，并给这个灵魂注入‘人类所知道的最纯洁的感情——父母之爱’……这种崇高的感情……会使这个道德退化的人物在人们眼前发生变化；渺小变得伟大，残疾也变成了美。”

后来在谈到雨果对角色和主题的实际处理时，阿切尔指出：“情节剧（他把《逍遥王》也归入这一范畴）是不合逻辑的，有时甚至是违反理性的悲剧。它使角色屈从于境遇，连贯性服从于感染力，其目的在于出奇制胜，而不是要人信服；只要能达到效果，便丝毫也不关心事情的起因。在这种情节剧中，角色的发展超出了实际可能的限度，人物特征都有现成的格式，尽量迎合情绪的飞跃变化。巧合和命运取代了需要和必然性，夸大取代了准确，强调取代了微妙的描写。”

歌剧脚本完全遵从了雨果剧本的本来意图。当歌剧开场，里戈莱托初次露面时，你会发现，尽管他对女儿的爱有助于改善他的形象，你也很难全心全意地同情这个丑恶的可怜虫。但音乐的感染力使我们觉得他比雨果的特里布莱更能博得人们的好感。从这一点看来，歌剧观众与那些要求严格分析角色心理的戏剧文学研究家们是截然不同的。威尔第本人全心全意地爱上了这个题材。他曾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说：这是一部充满了悲惨境遇和生命力、曲折

感人的戏剧。他喜欢充满激烈举动故事，因为他所追求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热情”。他不在乎他的音乐在观众眼里是美还是丑，只要他觉得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角色的特点和当时的境遇就行了。他为什么不敢尝试一下，让这个“惹人讨厌，滑稽可笑的驼背”唱出最美好的歌声呢？他深信《弄臣》是他寻求歌剧脚本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好的题材。

3

雨果的《弄臣》在法国受到冷遇之后，威尔第和他的脚本作者弗朗切斯科·皮阿威预料到这部作品会受到书报检查当局的刁难，也许在意大利公众那里也会发生一些麻烦。但他们难以对出现在他们道路上的全部困难作好思想准备。与多年前法国上流社会对待雨果的态度一样，奥地利书报检查当局对在舞台上把一个具有国王身份的人物描写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颇为反感。威尔第原打算把他换成一位亲王，但最后只得把他的身份降为一位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公爵。歌剧的标题也不合乎检查官的胃口。威尔第曾打算起名为《诅咒》，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蒙泰罗内对残忍刻薄的小丑的诅咒不正是这部悲剧的核心么？^①但当时

① 雨果在与批评家论战时曾说过：“本剧的真正标题应是《圣瓦利埃先生的诅咒》。”

人们对待诅咒的态度是严肃的，检查官们害怕看到他们阶级中的一份子居然在舞台上当众献丑，他们的宗教感情会深受伤害。结果，这部歌剧被以驼背者本人的名字命名，最初为《特里博莱托》（这是特里布莱的意大利语读法），后来定为《里戈莱托》^①。曲谱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写作完毕。1851年1月11日，这部歌剧在费尼切剧院上演，获得巨大成功。

从刚开始，威尔第便紧紧把握住这部阴郁的悲剧的主题。首先，乐队用铜管乐器庄严地奏出“诅咒”这一生命攸关的主题：



片刻间，乐声增强，有如怒潮澎湃，然后转入下行的凄婉音型（这类音型常被威尔第用来表现痛苦），并在几小节后又回到开始时的不祥气氛之中。最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告终。这35小节低沉缓慢的音乐就足以向我们揭示出这部悲剧的核心了。

① 里戈莱托是弄臣的名字的译音。——译注

幕布拉开时，音乐节奏转为活泼的快板，舞台上出现年轻的曼图亚公爵的宫殿中最前面的一间豪华宫室。有很多贵族和贵妇在宫室内走来走去，有的在谈话，有的在跳舞。乐队奏出一系列不断反复的生动旋律，烘托出一派自由自在的欢乐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公爵带着侍臣波尔萨从内室走出来，他自鸣得意地告诉波尔萨：他希望自己最近的一次爱情冒险能尽快达到美满的结局。他正在追求一位不知姓名的姑娘。三个月来，他每星期天都看见她到教堂去作祈祷，不过他对她的追求至今仍无进展。他只发现她住在本城一个偏僻地区的一所寒伧的房子里，每天都有一个男人前去看她，公爵一直无法得知此人的底细。

我们已经猜到，这两个人就是宫廷小丑里戈莱托和他的女儿吉尔达。不过，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听到公爵再提起他们，因为他手头上还有几件其它的风流韵事。他唱起著名的叙事歌“这位小姐，或那位太太”：

例 2 小快板 $\text{♩} = 80$



这位小姐 或那一位 年轻太
太， 在我 看来， 都一样地 可爱。

在这首歌中，他告诉波尔萨寻花问柳的快乐。与唐·璜一

样，他认为所有的女人都具有迷人之处，他的生活准则就是不停地去追求和占有她们。此时宫廷中最使他感兴趣的是一位大臣的妻子——切普拉诺伯爵夫人。他鬼鬼祟祟地和她谈了几句话，她的丈夫则满腹狐疑地注视着他们。其它客人在一旁看热闹，开心地谈论着公爵的放荡行为。在这段偷偷摸摸的小插曲之后，公爵挽着伯爵夫人的手臂走了出去。这时，里戈莱托假惺惺地说了几句同情话挖苦伯爵。他又转身对待臣们耸耸肩膀，玩世不恭地说：公爵一向如此，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赌博、酗酒、玩女人——这次又轮到切普拉诺伯爵的妻子了。这一席话引得大家哄然大笑。一些人跳起佩里戈迪诺舞（这是一种活泼的 $\frac{6}{8}$ 拍的舞蹈）。舞蹈结束后，一位骑士马鲁洛走进来，大家都侧耳倾听他带来的一段新闻。在谈话间乐队奏出这一幕开场时的欢快曲调。这段新闻肯定会使人大吃一惊，马鲁洛相信自己已发现这位又丑又残、愤世嫉俗的宫廷小丑私下里也象他们所有的人一样扮演着骑士的角色。驼背的风流韵事使大家乐不可支。这时公爵带着小丑回到场上，使这个新的戏剧性主题退到幕后。公爵正在和小丑商量怎样才能甩开碍手碍脚的切普拉诺伯爵。几乎从小丑说出的第一个字，我们便可看出小丑的邪恶本性。他劝公爵把切普拉诺关进监狱，要不就把他放逐；如果这些都办不到，就干脆一劳永逸地砍掉伯爵的脑袋。切普拉诺和其它侍臣们偷听到这

阴险的献计后，非常气愤。里戈莱托却洋洋得意，他知道无论他怂恿主人做什么坏事，都会得到他的袒护。但公爵显然也象其它人一样极其蔑视这个忠心耿耿的矮子，他要小丑别太指望他的偏袒。侍臣们对天性邪恶的小丑的满腔怒火在一首大合唱中爆发出来，他们高喊着要报复他。但公爵除了自己寻欢作乐之外什么也不放在心上，他又赶忙设法让大家忘掉对小丑的怨恨。

这时，老贵族蒙泰罗内伯爵不顾仆人们的阻拦，闯进宫中。至此，舞台上一直洋溢着欢乐气氛突然被驱散了。阴暗的诅咒主题（谱例1）顿时笼罩住我们。老人愤怒地斥责公爵勾引并污辱了他的女儿。公爵还没来得及回答，里戈莱托便模仿起老伯爵来，把老伯爵的一腔怒火引到了自己身上。这时，乐队奏出多种不同的管弦乐音型，揭示出小丑邪恶而错综复杂的心理，如：

例 3



以及

例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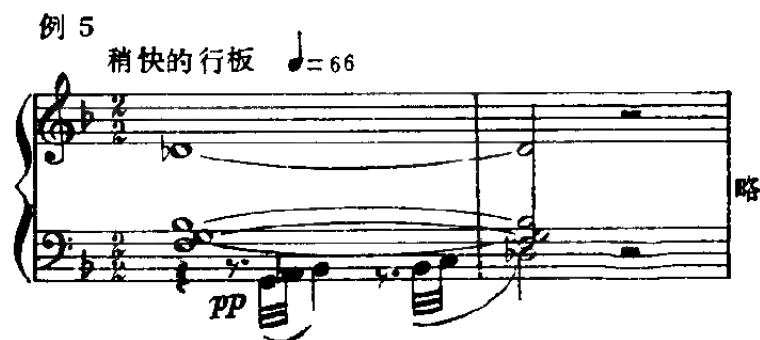


他污辱老人。老伯爵不屑于理睬他，轻蔑地转过身去警告公爵：即使头断血流，他的诅咒也会追逐着公爵，直到地狱之中。他的诅咒也把里戈莱托包括在内。他说：“你唆使你的狗去咬垂死的狮子，你真无耻。”然后，他转向里戈莱托：“而你这恶棍，你竟敢嘲笑作父亲的悲愤，你将遭到报应！”小丑惊恐地向后退去。公爵和侍臣们又气又怕，在一首焦虑不安的大合唱中警告蒙泰罗内将要为他的无礼付出代价。公爵打手势命两名持戟卫士将老伯爵带走，其它人尾随其后退下场去。

4

现在，场上现出一条荒僻的小巷，里戈莱托贫寒的家就座落在这里。他企图把他心爱的女儿吉尔达隐藏在这个远离世界的避难所之中，因为他鄙视、痛恨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四面有围墙的小庭院，有一扇门可供出入，门上的几个圆拱支撑着一个平台，房子底层有一扇门直通其上。小巷的另一边是一堵高墙，从上面可以看到切普拉诺宫殿的一角。此时正是黑夜。

里戈莱托紧裹着一件大斗篷慢慢走来。单簧管、大管和低音弦乐器勾勒出一幅阴惨的画面。描写他偷偷摸摸、满腹心事地穿过夜色向自己的家走去。



在开场白中可以看出，最近在公爵宫廷中发生的事情仍然使他惶恐不安。他喃喃地自言自语：“那老家伙的诅咒啊！”



（在十九世纪前叶的歌剧舞台上，诅咒是具有重大含意的；由于某些理由，尤其把父亲的诅咒看得很重。其它人，诸如母亲、兄弟姐妹、儿女，以至姑母的诅咒就不可能产生这样强烈的戏剧性效果，最能使人恐惧的是父亲的诅咒。）

有一个人尾随在里戈莱托身后不远。这时，这个人走上前来向他打招呼——这人阴险可畏。他身穿斗篷，斗篷下隐约露出一柄宝剑。他就是职业刺客斯帕拉富奇莱。根据歌剧惯例，这个角色由一位音色低沉的男低音扮演。威尔第用一个不祥的主题通过管弦乐队缓慢地奏出，它的进

行酷似斯帕拉富奇莱在神秘莫测的黑暗中谨慎地摸索前进。



在这个主题的伴随下，他们两人开始交谈。刺客通报了自己的姓名。他说：每个人都会有仇人，都会乐于摆脱他们。如果这位陌生人用得着他的手艺——杀人，他随时听候吩咐。“如果杀一位贵族，要给你多少钱？”里戈莱托试探着问他。“当然要比一个老百姓多一些。”斯帕拉富奇莱回答。他说他做事是通情达理的，事前只预收一半定金，事成之后再如数补齐。杀人的办法简单而安全，要么在城里就地动手，要么让他那位迷人的妹妹把牺牲者诱到便于行事的偏僻之处，然后他只消剑光一闪，便完事大吉。说着，他抽出长剑请这位主顾检验。但这次里戈莱托谢绝了他的好意，使刺客大为遗憾。他告诉这位新朋友，只要他需要，每晚都可以在这一带找到他。然后他们便分手了。

5

场上剩下小丑独自一人。他一想起最近与蒙泰罗内伯爵的遭遇便惊惶不安。他在一首长的宣叙调中痛苦地将自

已与刚刚离去的刺客作了比较：“我俩是一样。我用舌头，而他用刀枪；我专门制造笑料，而他制造死亡。”他猛然间回想起老伯爵的诅咒（谱例6），痛感自己的不幸，歌声中爆发出无限的哀怨之情。大自然和人类一道摧残着他的心灵和肉体，使他变得那样卑微、邪恶，残缺不全。每天他那位年轻漂亮、蛮不讲理的主人都要他想出新花招来供他取乐，他只得唯命是从。他鄙视、痛恨人类，尤其是那些高官显贵。“我永远只能扮出笑脸，别人能靠眼泪减轻自己的苦痛，我的泪泉却早已干涸。如若我卑鄙邪恶，这就是你们造成的结果。”（全剧中他第一次赢得了我们的同情）。在长笛奏出的胆怯犹疑的柔和音型的伴奏下，他继续唱道：在他贫寒的家里，他大概可以做另外一个人。但今晚老伯爵的诅咒总是纠缠着他痛苦的灵魂。“莫非这是灾祸的预兆？”他问道。

他走进院子，他的女儿——观众一定会认为她应比通常扮演这个角色的女演员更年轻、更迷人——跑过来迎接他。整个音乐变得象孩子一般欢快，

例 8
活泼的快板



吉尔达扑进这位神秘的父亲的怀抱之中。她甚至不知道他

的名字，也从未听说过自己的母亲。他用充满悲伤的歌声告诉女儿，尽管他那样残废可怜，她善良的母亲却真心爱他，和他同甘共苦，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不幸她早早离开了人间，只给他留下这个可爱的孩子，使他孤独的心灵有所慰藉。由于温顺多情的吉尔达是由花腔女高音扮演的，于是她用有点过分华丽的花腔向父亲倾诉自己的爱。

例 9



里戈莱托再次拒绝向她吐露自己的身份和姓名，但提醒她说：他有很多仇人，那些人都在仇恨他、诅咒他。

吉尔达的话使他想起他们搬到这里来已经有三个月了。他总是把她严密地看管起来，因为他害怕会有什么人——也许是他伤害、污辱过的某人——会把她从他手中夺走。吉尔达向父亲保证：当他不在时绝不只身到城里去。里戈莱托叫来他的女仆焦万娜，吩咐她要永远紧锁大门，绝不许任何人看到他走进这所房屋，恳求她尽力看护他的孩子。

这场戏似乎拖得过于冗长。最后，里戈莱托打开院门走到街上去察看。这时，公爵趁机溜进来。他扔给焦万娜一

个钱包，打手势叫她不要作声。他自己则藏身于大树之后。里戈莱托在小巷中出过一阵洋相之后回到院内，问女仆是否有人在她女儿往返教堂的路上跟踪她。女仆骗他说没有。他再次吩咐焦万娜：他不在家时绝不能向任何人敞开大门，女仆问，“要是公爵陛下驾临？”“那就更加不能！”他回答。这时，藏身树后的公爵认出了里戈莱托。当小丑向吉尔达告别，说：“晚安，我的女儿”时，公爵大吃一惊，原来她竟是他的弄臣的女儿。父女二人互道晚安，吉尔达的歌声中充满深情，里戈莱托则除了表达对女儿的慈爱之外，还表现出极大的忧虑。

6

里戈莱托离去后，吉尔达责备自己和焦万娜没有告诉父亲，有一位年轻人总是在她们从教堂回家的路上追随着她们，她承认自己几乎已经爱上了他。老于世故的女仆认为，这个年轻人挥金如土，很可能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吉尔达发誓说，她希望她的爱人象自己一样贫穷。她此时朴素的语言和旋律与先前的花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公爵听到这句提示，便打手势叫焦万娜走开。他冲上前去，拜倒在吉尔达的脚下，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情。她认出他就是过去在教堂中见到的年轻人。公爵热情洋溢的咏叹调消除了吉尔达的羞怯不安。

例 10



在咏叹调的后半部，吉尔达加进了华丽的复调旋律。（威尔第为吉尔达谱的曲不甚连贯，它不断在孩子般的质朴和多情的花腔之间变换，这两者很少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她希望知道他的名字。公爵告诉她，他是一个穷学生，名叫高蒂耶尔·马尔代。这时焦万娜匆匆走来，说她听到外面有脚步声（这是波尔萨和切普拉诺的声音）。吉尔达怕是父亲又回来了。公爵被领着穿过房屋逃走，他的歌声由于吉尔达的加入最后融为一首二重唱。公爵和焦万娜离去后，吉尔达温情地诵念着情人的名字，她不知道公爵在骗她，只觉得这名字是那样地亲切——“这可爱的名字第一次唤醒我去爱。”这就是著名的咏叹调“可爱的名字”。它把心理表现与音乐处理出色地结合在一起。她缓缓地从平台走进房内。就在她最后深情地呼唤情人名字的时候，一直在暗中徘徊的贵族们偷偷溜上场来。这时的音乐不断在极弱和极强之间变换，无意中造成一种稍滑稽的气氛：

例 11



老伯爵的诅咒（谱例6）还在使里戈莱托心神不安，他在黑暗中与两个侍臣撞了个满怀，他们马上认出了他。显然，威尔第原来是打算很严肃地处理《诱拐》这场戏的，但事与愿违，这场戏总使观众感到滑稽可笑。由于里戈莱托在黑暗中无法认出他们，当他盘问他们的姓名时，他们说是马鲁洛和宫廷中的朋友。他们毫无顾忌地拿这个讨厌的小丑的风流韵事开心，说他们正打算拐走切普拉诺的妻子。这主意马上使小丑动了邪念。他说：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摸进小巷对面的伯爵的家里。切普拉诺伯爵（小丑没能认出他来）把钥匙拿给里戈莱托看，里戈莱托用手指辨认着钥匙上的纹饰。他答应象他们一样地带上面具，却不知道他们同时又蒙上了他的眼睛。他扶住梯子，让这些搞阴谋的人爬进自己家里，还以为那是切普拉诺的宅邸。（当然，他们仍然认为小丑家里的姑娘是他的情妇。）朦胧间，可以看到他们摸进房中。他们在绑架吉尔达时的合唱再次给这一场添加了滑稽混乱的气氛。不久，我们又朦胧地看见他们从房中出来，绑架着一边挣扎、一边惊恐地呼喊父亲的吉尔达扬长而去。里戈莱托显然没有听到女儿的喊叫，他已经厌倦了这出黑暗中的恶作剧。他明白他们在给他带面具时同时又蒙住了他的眼睛，他一把扯下面具，捡起他们当中人丢在身后的灯笼。在灯光下，他发现地上有一条围巾，这是吉尔达在绑架者中挣扎时掉落的。他发

狂地冲进家里，把惊恐万状的焦万娜拖了出来。他终于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诅咒啊！老家伙的诅咒！”他绝望地呼号着，昏倒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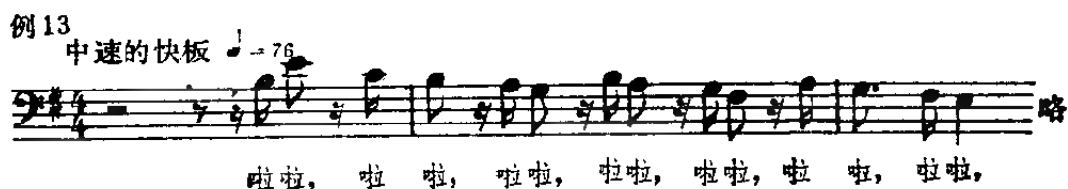
7

第二幕发生在公爵的客厅中。一开场，便可发现公爵满心焦躁，正在为昨夜的不幸唉声叹气。他失去了那位美丽的姑娘，而她此时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主宰。谁拐走了她，他们把她弄到了什么地方？如果他发现了他们，一定要让他们吃点苦头！随后，他开始为他失去的圣洁的天使祈祷神明，这席话出自公爵之口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话音未落，波尔萨、马鲁洛和切普拉诺带领侍臣们涌了进来，吵吵嚷嚷地把他们抓住了小丑的情妇的新闻告诉公爵。在一首大合唱中，他们兴高采烈地讲述了绑架吉尔达的经过。威尔第在这个创作阶段的后期极爱使用这种手法；他的原意是既使人感到严肃庄重，同时又妙趣横生，但实际效果却有些荒唐，让人觉得象手摇风琴的摇柄那样太平板了。

例12



公爵回想起里戈莱托昨晚与吉尔达道别时所说的“晚安，我的孩子”，便明白他这位新情人不是小丑的情妇，而是他的女儿。当他知道这姑娘现在居然就在宫廷之中时，便异常高兴。在一首颇为抒情的歌调中，他虚情假意地声称，为了她，他宁愿牺牲自己的王国。侍臣们在同样缺乏特色的合唱中为他们君王的一反常态表示惊讶。里戈莱托走进来，他极力板起面孔，想掩饰心里的不安，但一切都是徒然。



他四处张望，想找到一点可以让他知道昨晚吉尔达被绑架后所发生的事情的线索。侍臣们毫不怜悯地挖苦他。突然，他看到客厅后面有一条手帕，但很快他又发现那不是吉尔达的，便稍稍放下心来。一个仆人带来了公爵夫人的口信，说她想和她丈夫谈话。从侍臣们含糊其词的回答中，里戈莱托恍然大悟：公爵虽声称外出打猎，实际上却仍在宫中，只是不愿被人打扰。这时小丑意识到吉尔达就在宫中，他不顾一切地抛却自己伪装出来的镇静，告诉侍臣们：他们抢走的女孩子是他的女儿。他激动地要求他们帮他把女儿找回来。侍臣们拦住里戈莱托，不放他出去。他气得破口大骂，痛斥他们的所作所为。然后，他的歌声转

而表现为对女儿的满心慈爱。

侍臣们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吉尔达便发疯般地冲了进来，绝望地投入父亲的怀抱。她告诉父亲，公爵已经凌辱了她。里戈莱托气急败坏，命令侍臣们滚开，声称甚至公爵本人驾到，他也要把他拦在门外。他的愤怒使侍臣们面面相觑，仓惶退去。舞台上只剩下父女二人，吉尔达在一首很长的二重唱中告诉父亲，她是怎样在教堂与一位陌生青年邂逅的。



她讲到昨晚他怎样闯进家来，自称是个拜倒在她裙下的穷学生。接着又讲到她怎样被人绑架。尽管最后她无可克制地唱出花腔旋律，这歌声仍是那样真挚动人。当里戈莱托说到他为了使女儿免遭世人伤害而经受的巨大痛苦时，再度引起我们的深切同情。但泪流满面的吉尔达在赞美他的慈爱之心时加入了过多的花腔修饰，对现代歌剧观众来说，这种表达方式很难具有作者所希望的那种感染力。里戈莱托哀叹：“片刻之间，这世界便面目皆非。”他决心带着女儿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正在这时，两名持戟卫上押解着蒙泰罗内穿过舞台到

监狱去。伴随他的音乐从极弱发展到极强，成为节奏感很强的枪炮齐鸣的音型。这是威尔第最拿手的办法。老人看到墙上的公爵肖像，停下脚步，大声呼道：“我的诅咒还没有在你身上应验，你没有碰到雷电，也没有碰到刀剑，到现在，仍然是红光满面。”卫士把蒙泰罗内带走之后，里戈莱托跳上前来大叫：“不，你说的不对，他就要倒霉——我一定要：报仇雪恨，让他鲜血撒满宫廷；我一定要报仇雪恨，对待坏蛋绝不留情！我好比是那天上的雷电，要把他击成碎片！”



吉尔达徒然地恳求父亲宽恕这个罪人，因为她已经爱上了他。但里戈莱托怒火中烧，只想着报仇雪恨，把女儿的话当作耳旁风。他拉起女儿快步离去。第二幕结束。

8

在第三幕中，我们看到蒙泰罗内的诅咒是怎样在这位曾在他不幸时污辱了他的小丑身上应验的。

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让观众知道第二幕和第三幕之间发生的事情，幕布再拉开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场上出现

的人物感到莫名其妙。第三幕的背景是明乔河畔一个荒僻的所在，透过后景上的断壁颓垣，可以看到流水闪动着点点银光。舞台左侧是一座破败的两层楼房，根据剧情的需要，朝着观众的房子的正面敞开着。我们可以看出楼下是一家小旅店，一条东倒西歪的楼梯通向阁楼，阁楼里有一张破床。这显然就是第一幕中斯帕拉富奇莱曾对小丑说过的那个偏僻的巢穴，每当主顾付了定钱之后，他的妹妹就把他要杀的人引诱到这里来。幕启时，夜色沉沉。斯帕拉富奇莱正坐在楼下房间的桌旁擦着剑带。

在弦乐器奏出的低沉、缓慢的引子中，里戈莱托和吉尔达从房子旁边的小路上走来，在一首宣叙调中相互交谈。观众完全有理由认为剧作者应该更为详尽地解释一下事情的原委。但威尔第及其脚本作者却无视细节性的说明，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怎样迅速地把握住主要的悲剧情节之上了。

公爵吩咐斯帕拉富奇莱准备好房间和酒。刺客觉得这正对自己的胃口，就走了出去。里戈莱托讥讽地对吉尔达说：“这就是他(公爵)的品行！”房间里剩下公爵一人，他唱起一首著名的抒情小曲：“女人象风中的羽毛那样多变，连骨髓里都是虚情假意；而不懂得爱的男人便不会知道什么叫幸福。”这是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这位国王显然就是曼图亚公爵的模特儿——的名言：“女人水

性杨花”发展而来的：

女人水性杨花，
相信她们那可真是发疯，
女人常常是
随风飘动的羽毛。

9

如上所述，威尔第及其脚本作者忽略了很多细节性的说明，为了更好地理解目前的剧情，我们必须暂时离开歌剧的正题。在歌剧中，我们完全不知道在第二幕和第三幕之间发生过的事情，只是在第三幕开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弄明白为什么幕布拉开时里戈莱托和吉尔达正好来到斯帕拉富奇莱的客店外面。要知道其中的原委，就必须参阅雨果原作的第四幕。我们从父亲（特里布莱）与女儿（布朗舍）之间的开场对白中可以知道，第三幕与第四幕之间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布朗舍已经深深地爱上国王，作了国王的情妇，并在宫中舒舒服服地定居下来。我们从她口中得知，她现在仍然认为他是一位英明漂亮的好国王。特里布莱给她充裕的考虑时间，要她悔悟，但她认为这是毫无必要的。后来，她以为父亲现在也属意于国王了，便向父亲保证：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永远会象过去一样地爱他。为了父亲和爱人，她甚至愿

意随时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一席话后来成为重要的戏剧契机。

但特里布莱对女儿说：别以为他宽恕了国王，他只是在装假以掩盖人们的耳目，其实他的复仇之心仍象过去一样坚定。如果她发现她的情人正在骗她，她会说什么呢？他试探着问道。布朗舍不相信会有这种可能。如果你亲眼看到他在骗你，又该作何感想？他继续问道。布朗舍听从父亲的吩咐通过客店墙上的裂缝向里窥视，刚巧看到国王身穿下级军官的制服正从内室走出来。我们现在明白地知道特里布莱已经与萨尔塔巴蒂（即歌剧中的斯帕拉富奇莱）商定了在茅舍中刺杀国王的计划，并由刺客的妹妹玛格隆娜（即歌剧中的玛达莱娜）把国王诱入罗网。从小丑告诉布朗舍的话中我们才得知，一周之前，特里布莱曾带国王到某个小旅店中，在那里把国王介绍给玛格隆娜。国王一见钟情，同意到她哥哥开的一家偏僻旅店去幽会。他打算在那里和她一起过夜。

当客店内两人拉拉扯扯、你推我搡地调情时，萨尔塔巴蒂与墙外的特里布莱交谈了片刻。刺客说：“你的人就在里面，要活的还是要死的？”小丑说：“稍等片刻。”然后打发他走开。同歌剧中一样，布朗舍目击了国王与玛格隆娜调情的场面后，十分震惊。她的感情在瞬息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等父亲回到她身旁时，她要求他去实行他

的复仇计划。小丑很高兴，但他还不愿向女儿泄露自己的计划。他只让她赶紧回家，化装成男子，带上钱^①，尽快赶到埃夫勒，后天他将去那里和她相会。他叮嘱她千万不要回客店来，“因为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

10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歌剧。当我们离题谈雨果的原作时，公爵刚刚吩咐斯帕拉富奇莱去准备房间和酒。把斯帕拉富奇莱打发走后，公爵便开始漫不经心地唱起“女人象风中的羽毛”来。这时，刺客施展出无疑是这种场合下最惯用的拿手好戏，带着一瓶酒和两只杯子回到场上。他用剑柄敲了敲天花板，一个长着吉卜赛面孔的漂亮姑娘微笑着走下楼梯。公爵想拥抱她，但她却挑逗地躲到一旁。斯帕拉富奇莱溜到房外，与里戈莱托匆忙地交谈了几句：“你的人就在里面，要死的还是要活的？”驼背答道：“我过一会儿回来，事情要在那时了结。”

直到这时，威尔第的音乐才纳入正轨。在欢快的对话式的旋律中，公爵向玛达莱娜保证他是如何一见钟情，一知道她住在这里，便冒昧地跟来。她狡黠地搪塞他说：对

① 他告诉她可以在母亲肖像旁边的柜中找到特意为她准备好的衣物，马也已经装上鞍。可以看出特里布莱已经安排周全，并显然已和刺客商定了刺杀国王和处置尸体的细节。

许多别的女人，他肯定也曾同样地甜言蜜语。公爵甚至许愿要娶她为妻，玛达莱娜却仅将此当作笑谈。里戈莱托和吉尔达在外面听到这席对话，根据各自角色的心理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这时，他们四个人的歌声组成了一首辉煌的四重唱，这在意大利歌剧舞台上是个奇迹。四重唱的核心是延续不断的辉煌的男高音旋律——公爵向玛达莱娜表白爱情，其他三人则把自己的反应用歌声穿插于其中：玛达莱娜对公爵的话嗤之以鼻，一笑置之；吉尔达悲叹情人的背叛和自己的哀伤；里戈莱托则恶狠狠地向她保证很快就能报仇雪恨。维克多·雨果在看过这部歌剧后曾明智地指出：音乐的表现力有时胜过诗和散文，歌剧也比话剧更有优越之处。一般来说话剧作家无论如何也无法让四个思想感情各不相同的人物同时讲话，而且还能使观众听懂他们的意思。

这首精彩的四重唱结束后，里戈莱托吩咐满心不情愿的吉尔达回家去换上男装，赶往维罗纳，他明天就去和她相聚。客店里，公爵和玛达莱娜仍在饮酒取乐。斯帕拉富奇莱回到小丑面前，在音乐烘托出一片不祥气氛中，里戈莱托依照原定的安排预付给刺客一半定钱，剩下的一半将在事成之后付清。他要在午夜时分回来，斯帕拉富奇莱说这不必要，他自己就可以把尸体扔进河里。但里戈莱托一定要亲自动手，独享这份快乐。刺客问：“他是谁，叫

什么名字？”小丑回答：“他名叫罪恶，我名叫复仇！”然后，他离开这位同谋者，独自消失在黑夜之中。屋内，热情洋溢的公爵正准备把和玛达莱娜的好事作成。但她警告他说她哥哥回来了，推开了这位未来的刀下鬼。

11

玛达莱娜告诉他，暴风雨即将来临。乐队奏出雷鸣闪电的音响效果。幕后，男高音和男低音用鼻音合唱模仿着呼啸的狂风：



以后，剧中经常用这种模仿狂风暴雨的手法来表现正在发生的人的悲剧。刺杀公爵的时刻即将来临，玛达莱娜突然一反常态，对这位年轻漂亮的花花公子产生了恻隐之心，劝他离开这里。公爵不肯在这样猛烈的风雨中离去。于是，斯帕拉富奇莱假装只好在暴风雨停息之前把楼上的房间交给公爵使用。疲惫不堪的公爵接受了这一居心叵测的建议。过了片刻，我们看见公爵来到阁楼上，一边玩弄着帽子和佩剑，一边唱了几句“女人象风中的羽毛”，随即进入梦乡。玛达莱娜走到他的床前，怜悯地凝望着他。她

和刺客哥哥的谈话使她相信，他得了钱是要忠实于杀人诺言的。

吉尔达对公爵的爱和怜悯使她没有完全服从父亲的命令。她没有去维罗纳，而返回到客店。现在她已换上男装，穿着长靴和马刺。在乐队和合唱队用谱例 16 的鼻音合唱音型烘托出的狂风暴雨的气氛中，我们看到她再次通过墙缝向屋内窥视。她看见斯帕拉富奇莱正坐着饮酒，玛达莱娜回到楼下，把公爵的剑放在桌上。吉尔达听到玛达莱娜恳求哥哥宽恕这个长得象阿波罗一样漂亮、性情随和的年轻人，她说他们现在已经彼此相爱。斯帕拉富奇莱的回答是扔给她一只麻袋，要她拿去缝补。他割断公爵的喉咙之后，就要把他丢到河里去喂鱼，这麻袋装她的阿波罗再合适不过了。

玛达莱娜继续恳求哥哥，并提出一个偷天换日的计策。她提醒他说：他已经得到了十块银币，如果把驼背杀掉，他不仅能保住另外那一半钱，同时又能饶恕这个陌生人的生命。斯帕拉富奇莱大发雷霆，他的职业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斥责地问她：难道她把他当成一个微不足道的窃贼，一个土匪吗？她什么时候见过他辜负顾客的信任？驼背给了他钱，信任他，他就要作好驼背托付的工作。玛达莱娜要到楼上去警告公爵。在外面偷听的吉尔达看到她的这一举动，表示赞许。斯帕拉富奇莱开始让步了，他不

愿交出已经得到的钱，也不愿违心地去挣另一半。这时，他想出了一个妥协办法：如果碰巧有人在午夜前到这家客店来，这个人就要代替这位年轻的阿波罗去死，并把他的尸体交给驼背：



可是有什么人会在这种狂风暴雨的夜晚光顾这个小店呢？玛达莱娜心烦意乱地问道。他们两人与吉尔达的歌声汇成一首短小的三重唱，吉尔达的歌声盘旋于兄妹二人之上，热烈地祈求上苍的怜悯：



斯帕拉富奇莱提醒玛莱列娜只剩下半个小时了，她焦急地哭起来。乐队仍旧奏着谱例 16 的凄切的曲调，从中可以听到报时的钟声，最后的时刻已经接近。吉尔达尚有些犹豫不决，但当她听到玛达莱娜再次哀求哥哥宽限一点时间时，明白了甚至客店里的这个女人也对注定要丧命的公爵满怀怜悯之心，她的心被打动了。她决定为挽救公爵献出自己的生命。

当风雨最猛烈的时刻，她敲了两次客店的大门，使里

面的两个人大为吃惊。斯帕拉富奇莱大声问：“你是谁？”她回答说自己是寻找过夜地方的乞丐。玛达莱娜用谱例 17 的曲调开始了另一首三重唱，她狂热地恳求哥哥马上杀掉这个人，以拯救那位花花公子的生命；而吉尔达则发疯般地用谱例 18 的旋律祈祷上苍。乐队奏出的暴风雨声越来越猛烈，直达顶点。这时吉尔达听从斯帕拉富奇莱的邀请，走进茅舍。后者举起匕首躲在门后等着她。刺客关上门，舞台上顿时转暗，以后的事情则留给我们去想象了。

12

片刻之后，暴风雨仍在咆哮。当里戈莱托紧裹斗篷出现在客店外面时，风雨声开始转弱。他看到大门紧闭，以为还没有完事。不过他可以等待。他说，他想到即将对他的主人和这个一直欺辱他的世界复仇，他感到得意非凡。他敲了敲门，斯帕拉富奇莱拖着一只麻袋走出来。他们很快地交谈了几句，里戈莱托付清了余下的定钱。他不想让刺客把尸体抛入河中，而想把这最后的乐趣留给自己。斯帕拉富奇莱向他指出河水最深的地方，祝他晚安，然后返回客店。

里戈莱托脚踏着麻袋，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他丝毫不怀疑这就是公爵，因为他可以感觉到他的马刺。他在想象中，请那些勋臣贵胄们看他这个深受欺凌的小丑怎

样战胜了有权有势的亲王。现在他就要把他丢到河里去。但正当他要把麻袋拖走时，他又听到公爵从房后离去时唱着的“女人象风中的羽毛”的歌声^①。歌声在远方消逝了。里戈莱托明白命运最后一次对他开了一个最可怕的玩笑。那么，摆在面前的是谁的尸体呢？他发疯般扯开麻袋，发现了尚未断气的女儿。吉尔达挣扎起最后一点力量，告诉肝肠寸断的父亲，她欺骗了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去拯救她深爱着的人的生命。她就要去天国与母亲团聚了：



她们将在那里一道为他祈祷，等待着他。吉尔达终于死去，里戈莱托心里充满了悔恨和绝望，扑倒在女儿的尸体上，狂呼着：“吉尔达，吉尔达！她死了，诅咒应验了！”

（摘译自欧内斯特·纽曼[Ernest Newman]著《大歌剧》一书）

① 有些导演让玛达莱娜陪伴着公爵，这未免太荒唐了。在雨果的剧中一切都交待得很明确。布朗舍被杀与特里布莱得到尸体的这场戏之间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在高潮时刻——即小丑要把尸体抛入塞纳河时，作者留下了一段舞台说明：“正当他把麻袋放在河边矮墙上时，客店下层的门被小心地推开，玛格隆娜走出来，焦虑地四下环顾，作了一个手势表示附近没有人，又回到客店中。片刻，她带着国王出来，用手势告诉他外面平安无事，可以走了。她回到客店里，关上门，国王依照她指的方向涉过浅滩。”特里布莱正要把麻袋推入河中时听到国王在舞台后面唱起了“女人象风中的羽毛”。

歌 剧 脚 本

词作者：〔意〕F. M. 皮阿威

译 者：周 枫

时间：十六世纪

地点：曼图亚及其近郊

第一幕

第一场

景：公爵官中华丽的大厅，背景有门通向另一房间，到处灯火辉煌，盛装的骑士和贵妇在背景后面的房间里走动；僮仆们来回穿行。这里充满了节日气氛。远处传来音乐声和阵阵笑声。

幕启：（公爵和波尔萨从背景处的大门上场。）

曼图亚公爵（以下简称公爵）：

我现在追求的对象，
是一位不知名的平民姑娘，
她长得十分漂亮。

波尔萨（以下简称波）：

就是您在教堂遇见的那位姑娘？

公爵：三个月来我每礼拜天都要去教堂一趟。

波：她住在什么地方？

公爵：一条僻静的街上，

有个神秘的男人每夜前去拜访。

波：是不是他的情郎？

公爵：这很难讲。

（一群贵妇和骑士穿过大厅。）

波：您看她们，

多么美丽动人！

公爵：其中最漂亮的

要算切普拉诺伯爵夫人。

波：（轻声地）

哦，公爵陛下，

让伯爵听见可不行。

公爵：这不要紧。

波：他若大造舆论——

公爵：也不会给我带来不幸。

这位小姐

或那一位年轻太太，

在我看来，

都一样地可爱。

对于她们，

我从不偏爱，

但也不会以真心相待。

上帝将这么多美人恩赐予我，

使我生活里开满了花朵；

如果今天

我爱上了这个，
也许明天
我却喜欢那个。
所谓忠诚，
不过是爱情的暴君，
这种疾病，
真教我痛恨。
让傻瓜去保持那忠贞，
没有自由，
那就没有爱情。
不顾丈夫们嫉妒的怒火，
不管情人们怎样受折磨，
我可没法
抵挡爱情的诱惑，
假如美人
向我送秋波。

（切普拉诺伯爵上，其夫人由一骑士陪伴着远远地跟在他后面。贵族和贵妇们分批上场。）

公爵：（十分殷勤地迎向切普拉诺伯爵夫人）

就这样走了？

您好狠心！

切普拉诺伯爵夫人：夫唱妇随，

我得跟从我的夫君。

公爵：我的光明女神，

你如灿烂阳光照耀宫廷。

你使人心灵失去平静，

为你燃起炽热的爱情；

你使我神魂颠倒，

你征服和撕裂了我的心。

（重重地吻她的手。）

切普拉诺伯爵夫人：请冷静！

公爵：不能！

（挽起切普拉诺伯爵夫人的手臂，与她同下。）

（里戈莱托上，走向切普拉诺伯爵和侍臣们。）

里戈莱托（以下简称里）：

您有什么心病，

切普拉诺先生？

（切普拉诺厌烦地向他挥手，随公爵下。）

里：大家看见吗？

他不高兴。

侍臣们：真教人好笑！

里：的确！

波：堂堂公爵，

也在这儿寻欢作乐。

里：这并不是新发现，
他一向是这样。
无论吃喝嫖赌，
情场舞场，弄刀使枪，
他样样在行。
现在他盯住伯爵夫人不放，
让她丈夫气得发狂。（F）

（马鲁洛上）

马鲁洛（以下简称马）：

头号新闻！

头号新闻！

侍臣们：什么事？

请说吧！

马：说出来会使你们吃惊。

侍臣们：快说吧，

快说吧！

马：哈，哈！

里戈莱托……

侍臣们：怎么？

马：真想不到！

侍臣们：莫非这个驼背，

如今不再残废？

马：比这惊人十倍，

这疯子有一位……

侍臣们：有一位什么？

马：一位情人！

侍臣们：一位情人？！

谁会相信？

马：这驼背竟变成爱神！

侍臣们：畸形的爱神！

幸福的爱神！

（里戈莱托随公爵上场，然后是切普拉诺上。）

公爵：（向里戈莱托）

切普拉诺这人真够讨厌，

但他的夫人却美如天仙！

里：把她抢过来，

留在身边。

公爵：说得便当！

怎么抢？

里：就在今天晚上。

公爵：那伯爵怎么办？

里：把他关进铁窗。

公爵：啊，不好。

里：那末，将他放逐荒郊。

公爵：小丑，这也不妙。

里：（做一个砍头的手势）

那就将他的脑袋砍掉！

切普拉诺伯爵（以下简称切）：（旁白）

哦，这恶棍！

公爵：（拍拍切普拉诺的肩膀）

你说将这颗脑袋砍掉？

里：留着没有必要，

它的价值很小。

切：（愤怒，拔剑）

这坏蛋！

公爵：（向切普拉诺）

住手！

里：他使我觉得好笑。

侍臣们：（相互地）

他怒火冲天！

公爵：（向里戈莱托）

小丑，你过来。

啊，你的玩笑，

总是开得太过份，

激起了公愤，

你可要当心。

里：他们无隙可乘，
我不害怕他们，
有公爵您庇护，
谁敢伤害小人？

切：（向身边的侍臣们）
要加以严惩……

侍臣们：谁对他没有怨恨？

切：报仇雪恨！

侍臣们：怎么进行？

切：有种的，明天全副武装，
到我住的地方。

全体：行！

切：在黑夜降临的时候。

全体：一言为定。

（一群跳舞者涌进大厅。）

节日欢庆，
歌舞升平，
我们很满意主人的邀请。
哦，你们看呀，
这就是寻欢作乐的宫廷！

蒙泰罗内（以下简称蒙）：（在幕后）

我找他说话！

(蒙泰罗内伯爵上。)

公爵：不说也罢！

蒙：我要说。

全体：蒙泰罗内！

蒙：(傲慢地注视着公爵)

我蒙泰罗内的声音，
尤如霹雳雷霆，
不管你躲到哪里，
都会使你胆战心惊。

里：(向公爵，模仿蒙泰罗内的声音)

我找他说话！

(以滑稽而庄重的步态走到前面)

你阴谋反对我们，先生，
我们对你一直宽恕容忍。
而你却鬼迷心窍，
整天为你女儿的名誉吵个不停。

蒙：(轻蔑地怒视着里戈柔托)

一次新的侮辱！

(向公爵)

啊，在你的酒神节上，
我要高声怒吼，
直到我的家族得以申冤报仇；

你就是把我送上断头台，
我的鬼魂也不会罢休，
它将提着我的头，
呼天唤地为我报血仇。

公爵：够了，给我抓起来！

里：真是个狂人！

侍臣们：说话太没分寸！

蒙：哦，这两个家伙真该死！

（向公爵和里戈莱托）

让一条狗去咬垂死的雄狮，
公爵，你如蛇蝎一样无耻。

（向里戈莱托）

你竟敢嘲笑作父亲的悲愤，
我诅咒你，
你不得好报！

里：（惊惶地，旁白）

我听到了什么？

太可怕了！

全体：（里戈莱托除外）

哦，在节日里你竟敢来打扰，
一定是地狱之神将你带到；
你那些傲慢的话，

就算我们不曾听到，
老头儿，你快逃跑！
看你气得发抖，
怒火中烧，
祸闯得可不小，
你的末日已经来到。

（蒙泰罗内由二卫上押下，其余的人随公爵走进另一房间。）

第 二 场

景：一条人烟稀少的死胡同的尽头。左边有一幢普通的房屋。围墙内有一小庭院。庭院中有一棵大树和一张大理石长凳。院子有门通到街上。围墙上方有由拱门支撑着的阳台。阳台有门通向楼上。屋前也有阶梯通向阳台。右边可见切普拉诺伯爵庭院的高墙和屋脊。那时正是夜间。

（里戈莱托裹着斗篷出场。斯帕拉富奇莱跟随其后，斗篷下露出长剑。）

里：（自言自语）

那老家伙的诅咒啊！

斯帕拉富奇莱（以下简称斯）：

老爷！

里：去，没钱给你。

斯：我不是乞丐，

我专做弄刀使剑的买卖。

里：是个强盗？

斯：不，我能帮你把仇人除掉。

你不是有个仇人？

里：什么仇人？

斯：这儿也有你心爱的女人。

里：（旁白）

我听到了些什么？

（向斯帕拉富奇莱）

杀掉一个贵人，

要给你多少酬金？

斯：当然要多给点才行。

里：怎么支付？

斯：预付一半，

事成了再付清。

里：（旁白）

这魔鬼！

（向斯帕拉富奇莱）

你能够十拿九稳？

斯：在街上或家中，

都一样能杀人，

我派我的手下夜间出门，

一剑就送命。

里：在家中怎么样？

斯：那也便当，

有我妹妹帮忙。

她长得十分漂亮，

起舞在街巷，

引诱我要干掉的对象，

于是，不声不响……

里：明白了！

斯：（拔剑）

这就是我的家伙，

您可用得着我？

里：不，现在还不需要。

斯：越早越好，

不然凶多吉少。

里：尊姓？

斯：斯帕拉富奇莱，

这样叫就行。

里：外乡人？

斯：（打算离开）

波尔科亚人。

里：到时候上哪儿找你？

斯：我每夜都来这里。

里：去！去！

（斯帕拉富奇莱下）

里：我俩是一样！

我用舌头，

他用刀枪。

我教人笑破肚肠，

他教人去见阎王。

老头儿的诅咒不能忘！

哦，人类和自然，

你们使我变得邪恶不善！

做小丑，令人恼恨，

变畸形，多么难看！

我每天都得强颜欢笑，

不能用眼泪消除忧愁烦恼！

我侍候的这位主人，

快活年轻，

有权有势，

漂亮英俊。

睡意朦胧时还要命令我：

“小丑，讲个笑话来听听！”

我就得立刻遵命。

多么地痛苦！

经常侮辱我的侍臣，
我恨不得咬死你们！
我的邪恶啊，
都是你们造成，
我今后一定要重新做人。
老头儿的诅咒不能忘。
这个念头，
它总是不断地扰乱我的心房。
莫非我将会遭到灾殃？
不会，不必恐惧惊慌！

（取钥匙开门，走进院子。）

（吉尔达自屋内出，投入父亲的怀抱。）

里：女儿！

吉尔达（以下简称吉）：我的父亲！

里：你在我身边，
抑郁的心灵才会变得欢欣。

吉：噢，你多么爱我！

里：你是我的命根，
没有你，
我何必在世上苟且偷生？

（里戈莱托叹息。）

吉：为什么叹息？

为什么烦恼？

快说呀，

让你可怜的女儿知道！

你心中的秘密

啮食着我的心，

你应该对我讲讲家里的事情。

里：你没有家。

吉：那你的真名？

里：何必多问！

吉：既然你不愿意谈自己的事情——

里：（打断她的话）

你出去过吗？

吉：我只去过教堂祈祷。

里：这就很好！

吉：既然你不愿意谈自己的事情，

那就请你谈谈去世的母亲。

里：别让我重新想起，

失去的幸福爱情。

我那可爱的天使，

她对我多么真诚。

虽然我丑陋贫困，

她却能给我同情。

啊，天呀，她死啦！
那层黄土覆盖着我的好人。
却把你留给我，
安慰我这痛苦的心。
啊，我要感谢神明，
感谢神明！

吉：哦，多么不幸，
都怪我让你泪流不停。
父亲，你别难过；
父亲，你要镇静。
你的痛苦折磨我的心灵。
告诉我你的姓名，
为什么这样伤心？

里：没什么可说，
你何必再问？
我总是你的父亲！
也许是有人害怕我，
就对我怀恨在心；
也有人在诅咒你的父亲。

吉：家乡、亲属和朋友，
难道我们都没有？

里：（深情地）

家乡、亲属和朋友，

你就是我的一切！

吉：只要我能够给你带来快乐，

我心里就非常高兴！

我们来这里，

已有三个月，

城里的一切，

我全不明白，

我很想出去，

请你能允许。

里：不能，不能，

永远不能！

告诉我，

你出去过吗？

吉：没有，父亲。

里：留神！

吉：（旁白）

我说了些什么啊！

里：千万要小心！

（旁白）

他们会盯在她身后，

并将她抢走！

借败坏她的名声

来侮辱我小丑。

可怕的阴谋！

（向屋内）

谁在那儿？

（焦万娜自屋内出）

焦万娜（以下简称焦）：

老爷！

里：我进来时可有人看见？

我要真话，不要谎言。

焦：没有，没有人看见。

里：这样就好一点。

通城堡的门

是不是经常锁着？

焦：经常锁着，

永远锁着。

里：姑娘！

我托付给你这朵鲜花，

你要好好照看她；

温柔美丽，贞洁无瑕，

你要特别爱护她。

狂风暴雨突然来临，

别的花朵失去生命，
而她要在你的保护下
完整地交还给她父亲。

吉：多么深情，多么关切，
不必为我害怕担心！
上帝身边，天使众多，
都在暗中保护我。
母亲的灵魂为我祈祷，
求主宽恕我的罪过。
父亲，你心爱的花朵，
不会遭到灾祸。

（公爵身穿平民服出现在街头。）

里：外面有人！

（里戈莱托打开院门，往街上张望。公爵乘机闪进院子，躲在树后。他扔给焦万娜一个钱袋，让她别出声。）

里：（向吉尔达）

你们去教堂，
有没有人盯梢？

吉：没有。

公爵：（旁白）

里戈莱托！

里：如果有人叩门，

你千万不要开门。

焦：要是公爵陛下驾临？

里：那就更加不能！

再见！我的女儿！

公爵：（旁白）

他的女儿！

吉：再见，我的父亲！

（里戈莱托和吉尔达互相拥抱后，里戈莱托关门离去。）

吉：（在院子里）

焦万娜，

我心神不定。

焦：为什么？

吉：我没有告诉父亲：

在教堂里跟随我的那个年轻人。

焦：为什么要告诉他？

难道那青年人使你恼恨？

吉：不，不，他多么英俊，

激起我心中的爱情。

焦：他像是一位富有而慷慨的贵人。

吉：我不爱王子，

也不爱贵人。

他是个穷人，

他越穷，
我就爱得越深。
我常常呼唤他，
有时在白天，
有时在梦里，
我对他说：
“我爱……”

（公爵突然走出来，示意焦万娜走开，跪在吉尔达面前。）

公爵：我爱你！
再说一遍“我爱你”！
亲爱的姑娘，
这句亲切的话，
将我带进了极乐天堂！

吉：焦万娜，焦万娜，
哎呀，可怜我吧！
没有人答话！
哦，我的天哪，
竟单把我留下！

公爵：有我在，别害怕，
让我来答话：
我们相爱，
就有了整个世界！

吉：是谁带你到这里来的？

公爵：天使或魔鬼，

都没关系，

我爱你！

吉：你快走吧！

公爵：你现在就让我走？！

不可能！

我心里燃烧起炽热的爱情！

这就是上帝安排的命运，

爱情使我们永不离分。

爱情是太阳，

是生命和光明，

使我们心里常充满激情。

王位和权柄，

光荣与名声，

一切不过是脆弱的人性。

若有了爱情，

超凡的爱情，

天堂里的天使

也会羡慕几分！

让我们相爱吧，

天国的美人，

让我成为被妒嫉的人，
让我成为最幸福的人。

吉：（旁白）

这是我少女梦里听见的声音，
它多么亲切，多么温存！

公爵：再说一遍：

你爱我。

吉：你已经听我说过了。

公爵：我多么幸福！

吉：把你的名字告诉我，
你可愿意让我知道？

（切普拉诺和波尔萨从街头过来。）

切：（向波尔萨）

就在这儿。

公爵：（向吉尔达）

我的名字叫——

波：（向切普拉诺）

好极了！

（二人同下）

公爵：瓜蒂耶尔·马尔代，
我是个穷学生。

焦：外面有脚步声。

吉：也许是我父亲。

公爵：甜蜜的幽会，

谁竟敢前来打扰？

这真是可恼！

吉：（向焦万娜）

让他从通城堡的门出去，

你快些！

公爵：说，你爱我吗？

吉：而你呢？

公爵：我将以整个生命爱你！

吉：别说啦，

快走吧！

二人：再见吧，我的希望和灵魂，

我心中唯一的人。

别了，我对你永远忠诚，

永远不变心。

（公爵随焦万娜下，吉尔达留下来，目送他离去。）

吉：（独自一人）

瓜蒂耶尔·马尔代！

这名字多么可爱，

深深刻在我心里，

难以忘怀！

多可爱的名字啊，
你使我的心激动，
爱的幸福和欢乐，
永远牢记在心中！
我一切思想愿望，
总是跟随你飞翔，
我对你至死不忘，
你铭刻在我心上。

（她拿着一盏灯，走到阳台上，然后走进屋内。）

（马鲁洛、切普拉诺、波尔萨和持兵器、带面具的侍臣们从街头上。）

波：（指着吉尔达）

在那儿。

切：你们看！

侍臣们：哦！多么漂亮！

马：像天仙一样！

侍臣们：她真是里戈莱托的情人？

（里戈莱托沉思着上场。）

里：（旁白）

一阵笑声，

怪事情！

波：别作声，

一切听我的号令。

里：（旁白）

那老头儿的诅咒啊！

里：谁在那儿？

波：（向同伙）

别说话，

里戈莱托来啦！

切：双重胜利来临：

抢走他的情人，

再结果他的性命。

波：不，留到明晨，

还可以让我们开开心。

马：都准备好了。

里：（旁白）

谁在那儿说话？

马：喂，里戈莱托，

是你吗？

里：（颤抖的声音）

谁在那儿？

马：别气势汹汹。

是我……

里：谁？

马：马鲁洛。

里：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掌，
你们玩什么花样？

马：这件事情十分有趣，
吸引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要抢走
切普拉诺的娇妻。

里：（旁白）
唉，总算松了一口气！

里：你们怎么能进去？

马：（向切普拉诺）
你的钥匙呢？

（向里戈莱托）

不用怀疑。

我们的计划会进行得顺利。

（从切普拉诺手中接过钥匙递给里戈莱托）

钥匙在这里。

里：（触摸着钥匙）

我摸到了钥匙上的标记。

（旁白）

我的担忧未免多余！

（舒了一口气）

那是他的府邸，
我跟你们一起进去。

马：我们都带面具。

里：你给我一个鬼怪面具。

马：好，我给你。

你扶住楼梯。

（他们给里戈莱托带上面具，又用一块布帕把他的眼睛、耳朵都蒙起来，让他扶住靠在阳台上的梯子。）

里：一片漆黑。

马：（向同伙）

蒙上布帕，

他耳聋眼瞎。

侍臣们：安静，安静，

血耻辱，报仇恨，

他自投罗网自己送上门。

过去他常戏弄别人，

现在嘲笑他轮到我们。

安静，安静，

今天我们抢走他的情人，

明天宫廷上下都要笑弄臣。

（这时，一些人爬上阳台，把楼房上下的门打开，让另一些站在街上的人进去。嘴里塞着手巾的吉尔达被拖着穿过舞台，其围巾掉在舞台上。）

吉：（在远处）

爸爸，救命啊！

侍臣们：胜利啦！

里：怎么还没有完？

这玩笑开得太过份了！

（用手去摸眼睛）

还有条布带！

（他猛地扯下布带和面具，在一盏灯的照明下，认出了女儿掉在地上的围巾。他见大门开着，便冲进去把惊惶失措的焦万娜拉出来，眼睛直盯住她。他揪住自己的头发，急得说不出话来，最后终于尽力喊出：）

啊！老家伙的诅咒啊！

——幕 落

第 二 幕

景：公爵官中一室。背景处有一紧闭着的大门，两边有侧门。左边挂着公爵的全身像，右边挂着公爵夫人的肖像。在一张铺着丝绒台布的桌子旁边，有一张高大的枕臂椅和其他陈设。

幕启：（公爵激动地从正中大门上。）

公爵：谁竟敢把她抢走！

老天保佑！

并没有多久，

当我预感不祥，

再回到那里的时候，

门完全开着，

屋里一个人也没有！

到哪里去了，

我心爱的美人？

你第一次激起了

我心中的爱情，

第一次温暖了

我冷酷的心灵。

由于你的纯洁，

我才相信：

人类的德行，

爱情的忠贞。

谁竟敢把她抢走！

如此胆大妄为！

为了她的痛苦，

她的眼泪，

我要用复仇

来让她得到安慰！

仿佛我看见

热泪正涌出你的眼睛。

在那危难的时刻，

你感到恐惧担心，

想起我们的爱情，

呼唤着我的姓名。

我没能前来帮助

我最心爱的 美人；

若能够使你幸福，

我情愿献出生命；

让天堂里的天使

也羡慕你的幸运。

(马鲁洛、切普拉诺、波尔萨和侍臣们上。)

侍臣们：我们把里戈莱托的情人

给您抢来啦！

公爵：好极了，

从哪儿抢来的？

侍臣们：从他家里。

公爵：哈，哈，快告诉我，

怎么抢的？

侍臣们：夜色苍茫，

我们去那街上，

那是一个偏僻的地方，

见一位姑娘，

站在阳台上，

长得就像天仙一样。

小丑有如此艳福，

真荒唐！

不久姑娘就回到闺房。

当我们一切都准备停当，

里戈莱托来到现场。

我们告诉他，

我们是来抢伯爵的老婆，
请他参加；
跟着就给他把眼睛蒙上，
我们叫他扶住梯子，
他很听话。
接着，我们马上翻过围墙，
很快地抢走这朵鲜花。

当小丑意识到
是报复惩罚，
受到耻辱，
没有办法，
只能咒骂。

公爵：（旁白）

我听到了一些什么？
这是她，多意外，
竟是我所爱的人。
啊，我已魂飞天外！

（向侍臣们）

可怜的姑娘，
现在在哪里？

侍臣们：我们已将她带到这里。

公爵：那爱情向我召唤，

叫我去将她陪伴，
它叫我用那花冠，
去安慰她的苦难。
我现在方才明白，
谁占有我的心灵。
虽然高居王座上，
也仍是爱的仆人。

（匆匆地从正中大门下。）

侍臣们：（旁白）

你看他多么激昂，
简直变了一个样！

马：可怜的里戈莱托！

侍臣们：别出声，他来了。

（里戈莱托上。）

侍臣们：里戈莱托，早上好！

里：（旁白）

他们的阴谋已经得逞！

切：小丑，可有什么新闻？

里：我觉得在今天

你是特别地可恨！

侍臣们：哈，哈，哈！

里：（不安地到处寻找）

他们把她藏在什么地方？

侍臣们：（旁白）

他现在可真有点着慌！

里：（向马鲁洛）

昨天晚上，
天气是那样凉爽，
幸亏你没有受凉，
躺倒在病床。

马：昨天晚上……

里：对，干的好勾当！

马：我睡得很香！

里：啊，你睡得很香！

莫非我见到的
是梦中幻像！

（打算离开，见桌上有块手巾，便不安地拿起来仔细察看。）

侍臣们：（旁白）

他看得多仔细！

里：（旁白）

这不是她的！

（将手巾丢掉）

公爵还在睡觉吗？

侍臣们：对，他还在睡觉。

（公爵夫人的僮仆上）

僮仆：公爵夫人有请公爵陛下。

切：在睡觉。

僮仆：他刚才不是还在这里吗？

波：打猎去了。

僮仆：没带侍从和猎刀！

侍臣们：你难道不知道

他现在不让人打扰？

里：（一直在注意听他们谈话，突然跳到他们中间，并大声喊出：）

啊，她一定是在这里！

和公爵在一起！

侍臣们：你说谁？

里：昨晚你们从我家抢走的

那位小姐。

侍臣们：你发疯了！

里：她在这里，

我会将她找到。

侍臣们：如果你的情人丢了，

你可以到别处寻找。

里：我找我的女儿！

侍臣们：他的女儿！

里：对，我的女儿！

获得这样的胜利，
你们怎会不得意？
她在这里，
快还给我爱女。

（向正中大门奔去，侍臣们挡住他。）

侍臣们啊，
你们这些狗强盗，
得到了多少财宝，
将我女儿卖掉？
你们认为这金钱最重要，
要知道，
女儿是我的无价宝。
如果你们不把她交还给我，
我定要和你们拼个死活；
为了保护我女儿的名誉，
强暴面前我决不示弱。
让我进去，
刽子手们，
快开门！

（他再一次冲向大门，又被侍臣们拦住。经过一阵搏斗，终于精疲力尽地回到舞台中央。）

啊，看你们

都反对我，损害我，

(哭泣)

都在侮辱我！

你看，我哭了，

马鲁洛老爷，

你心地善良，

告诉我，

他们把她藏在什么地方？

是在这儿吗？

你为什么不说话？

请原谅我，

老爷们，

发发善心，

把女儿还给我这可怜的父亲。

这对你们毫无损害，

对我却意味着有了整个世界。

(吉尔达从左侧小门出来，扑倒在父亲怀里。)

吉：爸爸！

里：天哪，我的吉尔达！

老爷们，

她就是我整个的家。

我的天使，

不用害怕。

（向侍臣们）

这是玩笑，

我不计较！

我哭过，

现在我又笑了。

（向吉尔达）

女儿，你为何泪流不止？

吉：爸爸，我觉得羞耻！

里：天哪，你说什么？

吉：我只能单独对你说。

里：（向侍臣们，用粗暴的口吻）

你们都给我滚开！

如果公爵上这儿来，

告诉他我在，

叫他别进来。

（倒在枕臂椅上。）

侍臣们：（旁白）

跟疯子和小孩打交道，

有时得假装一套，

让我们暂且离开，

暗中监视也有必要。

(从正中大门下，关门。)

里：说吧，女儿，
就剩下我们父女俩了。

吉：(旁白)

天哪，给我点勇气！
每一个礼拜天早上，
我都要去到教堂，
有一位漂亮的青年，
热情地向我张望，
彼此不说话，
却用目光
表达了心里的愿望。
就是在昨天黄昏，
他独自前来访问，
激动地向我表明，
他是个贫穷的学生。
他满怀深情，
向我表白他热烈的爱情。
他走了不久，
当我心里
充满希望和快乐的时候，
突然闯进一群人，

竟将我抢出家门，
又把我拖进宫廷，
我痛苦万分。

里：我的天使，
不用往下说了。

（旁白）

我全明了，
老天啊，
你也应该知道！
我要向上帝恳求，
来为我报这冤仇。
倘若她能够升天，
我情愿堕入深渊。
人即将走上断头台，
就想朝祭坛跪拜，
到如今，这一切，
一切不存在，
那祭坛已经毁坏！

里：哭吧，女儿，
辛酸的眼泪

流在我心上。

吉：爸爸，您的亲切话语

像天使给我抚慰。

里：我先去办理一些未了的事项，
然后我们就离开这可悲的地方。

吉：好！

里：短促的一天，
惊人的巨变！

（传令官和由持戟卫士押着的蒙泰罗内伯爵从舞台右后侧上。）

传令官：（向卫士）

把他送进卡斯蒂利昂监狱。

蒙：（在公爵画像面前站住）

我的诅咒

还没有在你身上应验，

你没碰到雷电，

也没碰到刀剑，

到现在，

仍然是红光满面。

（由舞台正中下。）

里：不，老头儿，

你错了，

此仇必报。

对，复仇，可怕的复仇，

是我唯一的需要，

惩罚的时刻加速来到，
致命的打击你无法脱逃。
尤如上帝掷下的霹雳，
我知道如何击中目标。

吉：你的眼睛

闪烁着喜悦而凶残的目光，
宽恕他吧，
就像上帝宽恕我们一样。

（旁白）

伟大的神明，
我爱他爱得多么真诚，
但他对我却如此薄情。
我求您哀怜

这负心的情人！

（父女俩从舞台正中大门下）

——幕 落

第 三 幕

景：明乔河畔一个荒凉的所在。左边是一幢半塌的两层楼房，面对着观众，从拱门中看去是一个乡村客栈的陈设；墙上到处是裂隙，从外面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一切。河对岸是曼图亚城。那时正是夜间。

幕启：（吉尔达和里戈莱托心神不定地在路上徘徊。斯帕拉富奇莱坐在屋内一张桌子旁边擦着他的剑带，没有注意到外面的一切。）

里：还爱他吗？

吉：我一直爱他。

里：我已给你时间，

让你把他遗忘。

吉：我心仍然向往。

里：可怜天下女人心！

啊，卑鄙的恶棍！

可是，吉尔达，

你应该报仇雪恨！

吉：宽恕他吧，

我的爸爸！

里：如果我能使你确信，
他早已负心，
你是否仍然那样痴情？

吉：我说不清，
但他会对我忠诚。

里：他？

吉：是的。

里：那你就等着瞧吧！

（把吉尔达带到墙边，让她从裂隙里看进去。）

吉：一个男人走进去。

里：你再往下看。

（公爵乔装成一个骑兵，从左侧一门走进客栈。）

吉：（吃惊地）

啊，我的爸爸！

公爵：（向斯帕拉富奇莱）

马上给我办两件事。

斯：什么事？

公爵：一间卧房，一瓶好酒。

里：（旁白）

这就是他的品行。

斯：哦，是个花花公子！

(走向隔壁房间。)

公爵：女人哪爱变卦，

像风中羽毛，

不断变主意，

不断变腔调。

看上去很可爱，

功夫有一套，

一会儿用眼泪，

一会儿用微笑。

你要是相信她，

你就是傻瓜，

和她在一起，

不能说真话。

可是这爱情，

又那么醉人，

若不爱她们，

辜负了青春。

(斯帕拉富奇莱把一瓶酒和两只酒杯放在桌上，然后用剑柄敲两下阁楼楼板。一个身穿吉卜赛衣衫、面带笑容的少女从楼上下来，公爵上前拥抱她，但她躲开了。这时，斯帕拉富奇莱到外面大路上找里戈莱托。)

斯：你的人在屋里，

你要死的，

还是要活的？

里：过一会儿再说。

（斯帕拉富奇莱沿着河畔从屋后下。吉尔达和里戈莱托仍在大路上。）

公爵：美人，凭我的记忆，
有一天我曾和你相遇，
以后我到处找你，
今天终于和你在一起，
今后我这颗心
也只能属于你。

玛达莱娜（以下简称玛）：

哈，哈，你那么容易忘记，
从那时起，
你已经追逐过
两打以上的妇女。

（旁白）

一副花花公子的模样，
一种货真价实的放荡。

公爵：（去拥抱她）

对，我是个怪物，
和常人不一样。

玛：放开我，你好轻佻！

公爵：唉，你一碰就叫！

玛：别胡闹。

公爵：你这样吵吵嚷嚷，

我真吃不消，

跟我温柔点好不好？

欢乐和爱情已来到，

别愚蠢地将它吓跑。

（握住她的手）

又白又嫩，

这双小手长得多么好！

玛：老爷，你可真会开玩笑。

公爵：不，不是玩笑。

玛：我长得丑极了。

公爵：来跟我拥抱。

玛：你醉了。

公爵：（笑）

是爱情在燃烧。

玛：你可真会嘲弄人，

但这些话并不能使我动心。

公爵：不，不，

我要和你结婚。

玛：你得把婚约签订。

公爵：（嘲讽地）

姑娘，你多么温存！

里：（向注视着这一切的吉尔达）

难道他表演得还不够充分？

吉：无情无义的人！

公爵：赞美你，美丽的爱神，

我是你忠实的仆人；

你一句话就能消除我的痛苦，

只有你能给我带来欢欣。

快来，靠近我胸怀，

听我心儿跳得多厉害。

玛：哈，哈，你开这样的玩笑，

我觉得十分好笑，

它有几分可信，

我心里完全明了。

漂亮的老爷，

类似的谎言我已听过不少。

吉：多么丑恶啊，

同样的谎言，

我曾倾听，

我曾相信。

心儿受欺骗，

多么不幸，

多么伤心！

(旁白)

我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人!

里: (向吉尔达)

安静, 安静,

你何必泪流不停。

他欺骗了你,

这已经得到证明。

安静, 安静,

我要立刻报仇雪恨,

加速进行,

似霹雳雷霆,

一下子就结束他的生命。

女儿, 听我的话,

你现在就回家,

穿上男装,

找匹好马,

动身去维罗纳,

我明天跟着就到达。

吉: 您与我同行。

里: 这不可能。

吉: 我害怕。

里: 去吧。

(吉尔达下)

(里戈莱托去到屋后，然后和斯帕拉富奇莱谈着话回来，手里数着钱。

与此同时，公爵和玛达莱娜在谈笑和饮酒。)

里：你说要二十块金币，
我先给你一半，
事成后统统给你。
他是否还在屋里？

斯：是的。

里：午夜时我再来这里。

斯：大可不必，

我一个人

就可以把他扔进河里。

里：不，不，我要亲自处理。

斯：好吧！他姓啥？

里：也许你也想知道我的姓名吧？

他姓“罪恶”，

我姓“惩罚”。

(里戈莱托下。天色昏暗，雷声隐隐。)

斯：暴风雨临近，

夜色更加阴沉。

公爵：(抓住玛达莱娜)

玛达莱娜！

玛：（挣脱）

等一下，

我哥哥来啦。

公爵：不要紧。

（可闻雷声）

玛：雷声！

（斯帕拉富奇来上。）

斯：快下雨了。

公爵：这样更好。

我就住在这里，

你睡到马房去，

或者去地狱里。

斯：谢谢！

玛：（轻声地向公爵）

啊，不，你快回去。

公爵：（向玛达莱娜）

在这样的天气？

斯：（轻声地向玛达莱娜）

我很乐意

捞进二十块金币。

（向公爵）

住我的房间，

如果你愿意，
我现在就领你去。

（持灯上楼。）

公爵：可以，我马上跟你去。

（向玛达莱娜耳语，然后随斯帕拉富奇莱下。）

玛：（旁白）

可怜的小伙子，
如此风流潇洒。
天哪，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夜晚呀！
（雷鸣）

公爵：（见是没有窗户的凉台）

这样睡在露天，
空气倒挺新鲜！
好啊，祝你晚安，
明天见！

斯：老爷，上帝保佑你安眠。

公爵：马上就会睡着，
我已很疲倦。

（取下帽子和佩剑，躺到床上，很快地睡着了。玛达莱娜坐在桌旁。斯帕拉富奇莱喝着公爵剩下的残酒。两人沉默片刻，忧心忡忡。）

玛：这小伙子美得令人着迷。

斯：是呀，他还让我赚进了

二十块金币。

玛：二十块，太少了，

他远不止值这些。

斯：他要是睡得快，

你把他的剑给我拿来。

玛：（上楼，凝视着熟睡的公爵）

真是罪过！

多漂亮的人啊！

（取公爵佩剑下楼。）

（吉尔达上，着男装，穿马靴，戴踢马刺，沿着道路缓步走向客栈。斯帕拉富奇莱继续饮酒。雷鸣和闪电。）

吉：啊，我不再有理智！

任凭爱情驱使！

原谅我吧，父亲！

（雷鸣）

多恐怖的夜！

会出什么事呢？

我的上帝！

玛：（下楼，将公爵的佩剑放在桌上。）

哥哥！

吉：谁在说话？

（从墙缝里望进去。）

斯：（在橱里找东西）

叫他去见阎王！

玛：这小子

像太阳神一样漂亮，
我们彼此相爱，
情深意长。
哥哥啊，
你不能让他死亡。

吉：（倾听着）

哦，天哪！

斯：把麻袋给我补好。

玛：做什么用？

斯：宰掉你的太阳神，
装进去，
然后扔进河里。

吉：简直是个魔鬼！

玛：钱你可以到手，
他的性命也必须保留。

斯：怎能顾到两头？

玛：听我的。
我觉得这很容易，

那驼背已付给你十块金币，
过一会儿他还要送十块给你，
你把驼背干掉，
那十块金币就仍然归你。

斯：叫我把驼背干掉，
你真是胡说八道！
难道我是小偷？
难道我是强盗？
我出卖过哪家主顾？
他钱已付了，
我得忠实地为他效劳。

吉：爸爸啊，
我听到了一些什么！

玛：啊，饶了他吧！

斯：他非死不可。

玛：（准备上楼）

我去叫他逃跑。

吉：哦，这姑娘心肠真好！

斯：那金币就拿不到。

玛：宁可不要！

斯：你还是让我将他杀了——

玛：不，你得把他放掉。

斯：找个替死鬼行不行？

如果半夜前有人来叩门，

我们就干掉这个人。

玛：夜晚黑暗阴沉，

天公大发雷霆，

如此恶劣时分，

谁会前来叩门？

吉：一个念头诱惑着我的心，

为负心人献出生命！

也为了你，

我亲爱的父亲！

哦，天哪，

可怜我这不幸的人！

（钟声敲响午夜前半点。）

斯：还有半个钟头。

玛：（哭泣）

哥哥，再等一等。

吉：怎么，这女人哭啦，

我能不去救他？

啊，虽然他对我这样无情，

我还得为他献出生命。

（吉尔达敲门。）

玛：谁在敲门？

斯：是风声。

玛：真的有人在敲门！

斯：好奇怪！是谁？

吉：可怜我这乞丐呀，
让我进来过一夜吧！

玛：这一夜可长啊！

斯：你稍等一等。

（到厨里找东西。）

吉：我这样年轻，
就要结束生命！
上帝啊，
饶恕这些罪人。
亲爱的父亲，
原谅女儿的不幸！
我要牺牲生命，
去救我所爱的人。

玛：赶快动手，
决定命运；
为了救出意中人，
得断送别人的性命。

斯：好啦，你快去开门，

结果他的性命；
只要钱到手，
管他什么人。

（斯帕拉富奇莱持匕首躲到门后，玛达莱娜将门打开，再去关上外面的拱门。吉尔达走进去，斯帕拉富奇莱立即将门关上。余下的一切舞台动作，都淹没在寂静与黑暗之中。）

（里戈莱托裹着斗篷，独自从舞台背景里走出来。暴风雨渐渐沉寂，偶有闪电雷鸣。）

里：报仇的时刻，
终于来到眼前！
我整整等了三十天，
无可奈何地装出一副笑脸，
暗地里血泪洗面。

（看看客栈）

这客栈，紧闭着大门！
啊，还不到约定的时辰！
得再等一等。
黑夜神秘而阴森：

天上狂风暴雨，

地下密谋杀人！

面对此情此景，
我自认伟大，并非庸人！

（午夜钟响。）

已是午夜时分！

（斯帕拉富奇莱自屋内出。）

斯：谁在那儿？

里：是我。

（打算进去。）

斯：等一等。

（到屋里拖出一个麻袋来）

这是你的仇人，

他已寿终正寝。

里：哦，多么高兴！

给我一盏灯！

斯：干吗要灯？

不，你给我酬金。

（里戈莱托交给斯帕拉富奇莱一个钱袋。）

快，咱给他个波涛葬身。

里：不，我自己动手，

无需别人。

斯：随你高兴，

但丢在这儿不行；

前面漩涡底下，

河水既急又深。

快去，别遇见任何人。

晚安，先生！

（回到屋里。）

里：这就是他！

已经死啦！

对，让我仔细看一下！

有必要吗？

这肯定是他！

他的踢马刺就在这里嘛！

现在，全世界注视着我，

无不感到惊讶：

一个小丑的力量有这么大！

主人，他竟在我的脚下！

这就是他！

这就是他！

哦，我的痛苦

已被复仇的欢乐代替！

那波涛是他的墓地，

麻袋是他的寿衣！

快扔进波涛里，

快扔进波涛里！

（他拖着麻袋，走向河边，忽然听见远处公爵的歌声，从舞台背景后传来。）

里：什么声音？

莫非是夜间的幻觉在捉弄人！

不，不，那是他，

是他的声音！

该死的！

（吃惊地向客栈）

唉，魔窟里的恶棍！

那末，是谁做了他的替身？

（割开麻袋）

使我发抖，

是一具尸首！

（闪电）

我的女儿！

天哪，我的女儿！

啊，不，

这不可能，

她已去维罗纳城。

是幻觉在捉弄人！

（跪下）

哦，我的吉尔达，

孩子，你说话呀，

是谁将你凶杀？

(拼命地敲门)

有人吗？

没有人！

我的女儿呀！

吉：谁在叫我？

里：她能说话，

还能动，还活着呀！

我的天哪！

啊，我世上唯一的珍宝，

仔细看我一下，

还认得出我吗？

吉：啊，我的爸爸！

里：好奇怪，

令人大惑不解！

告诉爸爸，

你伤得可厉害？

吉：这匕首……

(指着心窝)

刺穿了我的心！

里：是谁下的毒手？

吉：我欺骗了你，

罪在自身；

我的爱情，
要我为他去牺牲！

里：（旁白）

可怕的天神，
你多不公正，
竟让她

成为我复仇的牺牲品！

（向吉尔达）

可爱的天使，
看看你的爸爸，
他在跟你说话。
心爱的女儿，
你说话呀，说话呀！

吉：让我沉默，

亲爱的爸爸！

祝福我吧，

也原谅他！

我将去天堂，

在母亲身旁，

我永远为你

祈祷上苍。

里：你不能死，

我的宝贝哟，
可怜我，
我的小鸽子，
你不能离开我！
你若离我而去，
孤独地生活有何意义，
还不如和你死在一起。

吉：我死以后，好爸爸，
你要宽恕他，
永别啦！
在天堂里，
我为你……

里：吉尔达，
我的吉尔达！
她死啦！
啊，老家伙的诅咒啊！

（抓住自己的头发，晕倒在女儿的尸体上。）

——幕 落

（剧 终）

歌 剧 选 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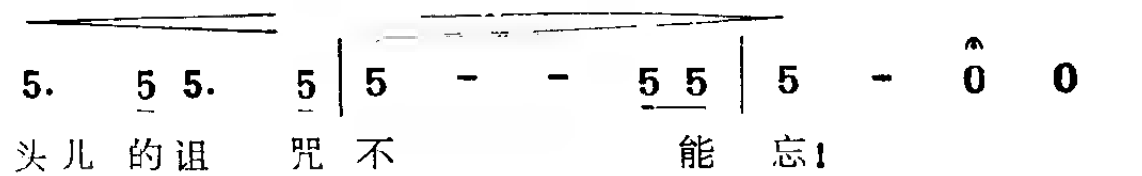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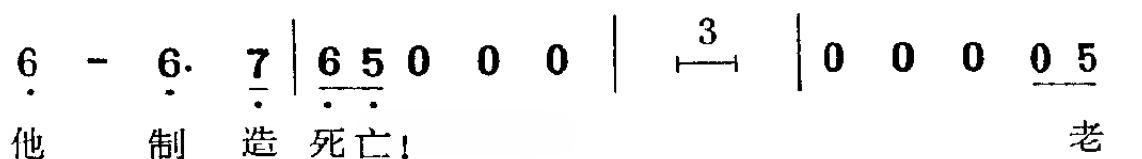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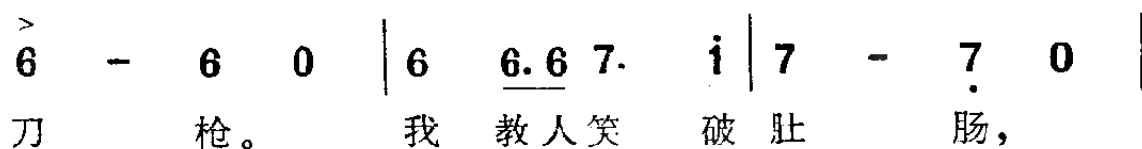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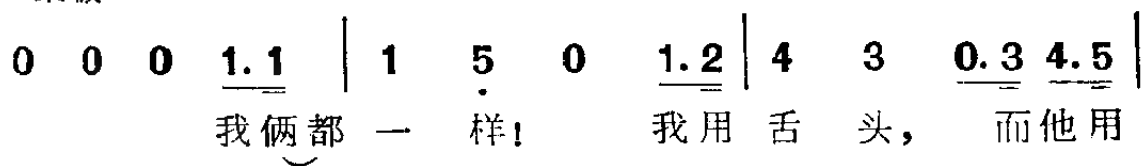
里戈莱托的场面——我俩都一样

1 = F $\frac{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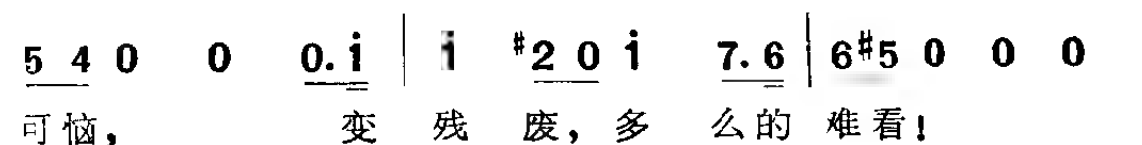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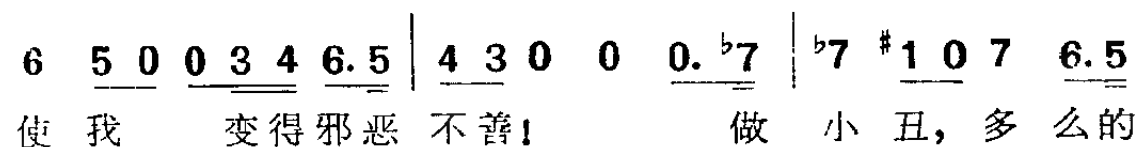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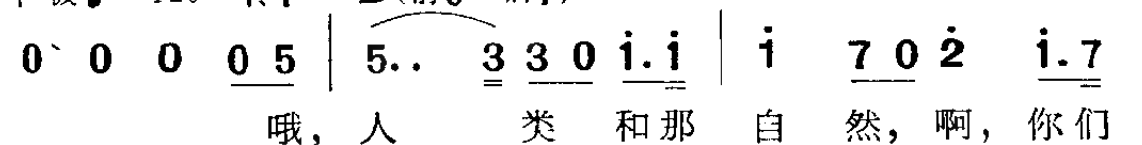
(第一幕第二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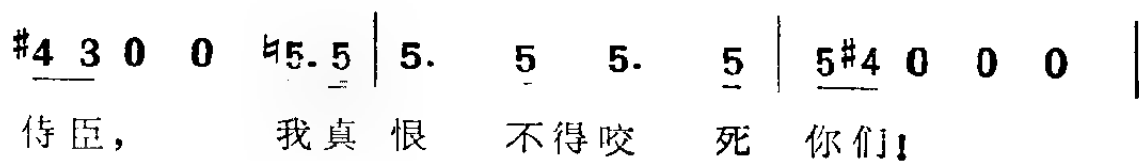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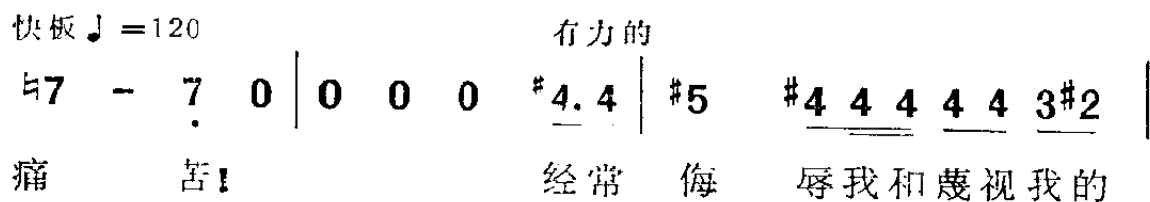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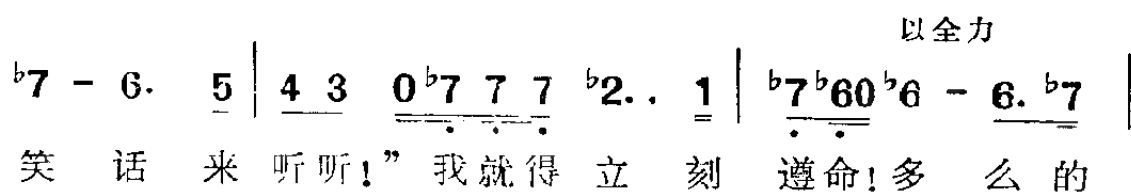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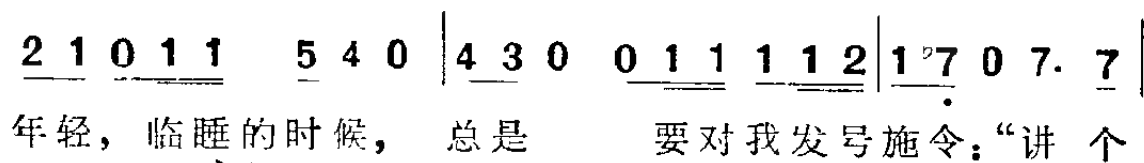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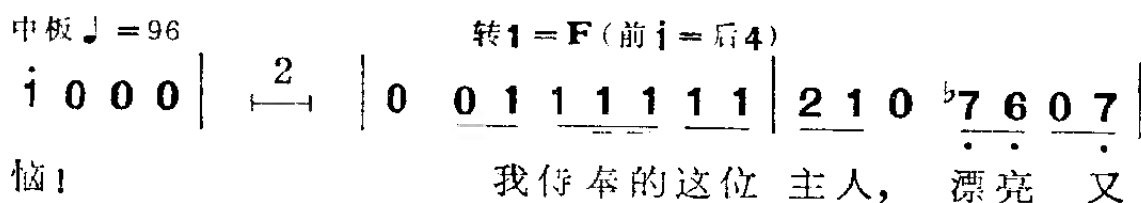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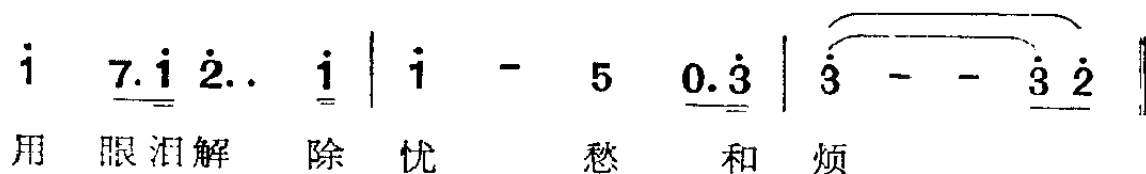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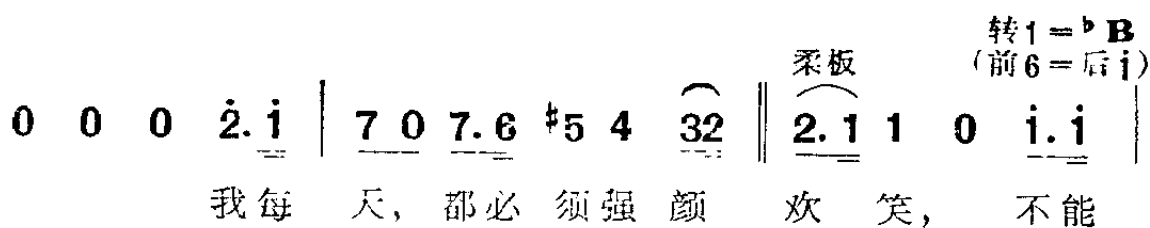
周 枫译配(下同)

柔板



快板 $\text{♩} = 120$ 转 1 = bD (前 5 = 后 7)





6. 6 6. 6 | #5 0 0 0 | ^{以全力} #5 5.5 #6 7 |
 我 的 邪 恶 啊, 是 由于 你 们

7 - - - | #4 0 0 0 | ^{行板 ♩ = 72} 3 |
 造 成!

#4 7 7 7 | 7#6 6#5 5#4 4 3 | 3 2 0 0 0 |
 我 今 后 一 定要重 新 做人。

0 0 0 0.5 | 5.. 5 5.. 5 | ^{逐渐微弱到无声} 5 - - 5 5 |
 老 头 的 诅 咒 不 能

^{快板 ♩ = 120}
 5 0 0 2^b3 || 4 4 0 4 4 4 4 5 | ^b6 0 6 5.2 |
 忘。 这个 念头, 它总是不断 地 扰 乱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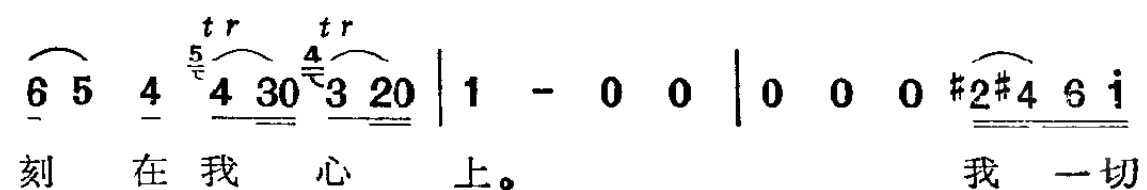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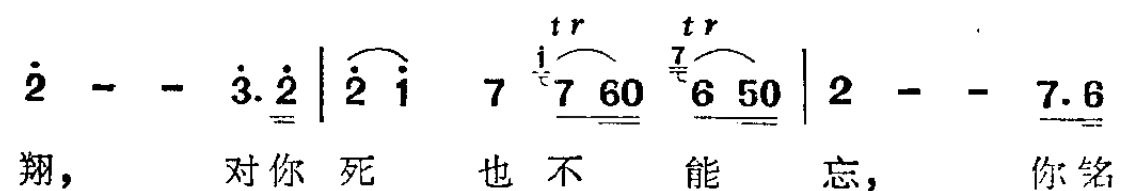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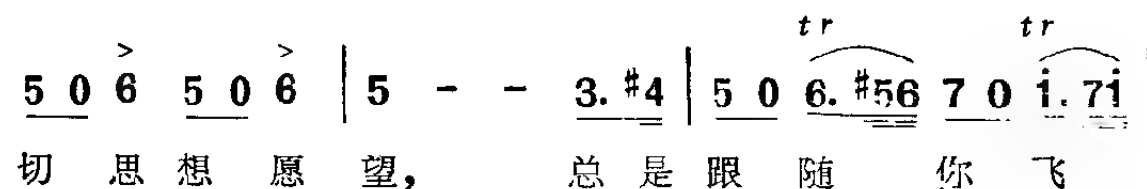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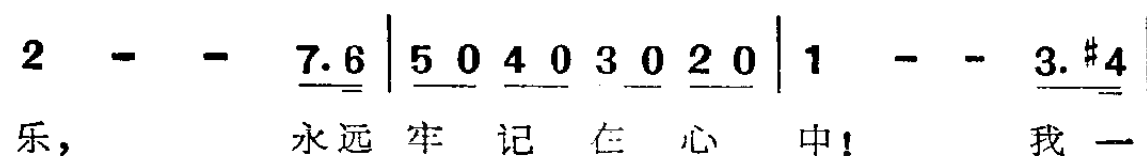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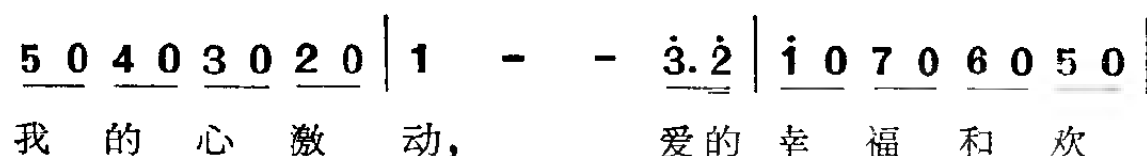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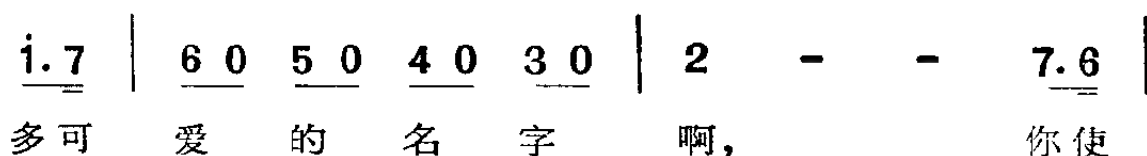
4^b3 0 0 0 | 5 5.5 5.. 6 | ^b7 5 0 0 |
 心 房。 我 将会遭 到 灾 殃?

0 5 2 0 5.6 | ⁷ 7 - - 7 6 | 5 0 0 0 ||
 不 会! 不 必 恐 慌!

吉尔达的咏叹调——可爱的名字

1 = E $\frac{4}{4}$ (第一幕第二场)

中庸的快板 ♩ = 76



7 7 7 7 5 - | 0 2 2 2 2 2 2 2 - | 2 2i 76 5#5 6 3. 2 |

思想和愿望， 总是跟随你飞翔， 对你

非常柔和地

2 7 7 i i 5 5 6 6. 5 5 4 3 | 2 4. 3 2 i |

死 也 不 能 忘， 你 铭

i 7#45 6#427 65#45 3#425 | 1 - 0 0 | 0#2#46i 7 0 46i b3 |

刻 在 我 心 上， 我 一 切 思 想

2 #4 5 5 0 0 | 0 2 2 2 2 2 2 - |

和 愿 望， 总是 跟随你飞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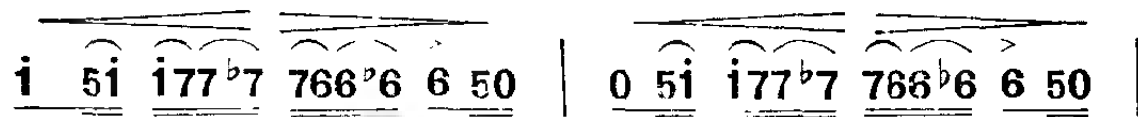
柔和地

2 4 432i765432176 567123 4 #4 | 053 342 23i i2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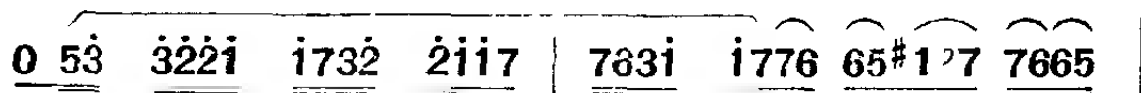
啊，

7 64 4 53 3 42 2 3i | i 75 5 64 4 53 3297 |

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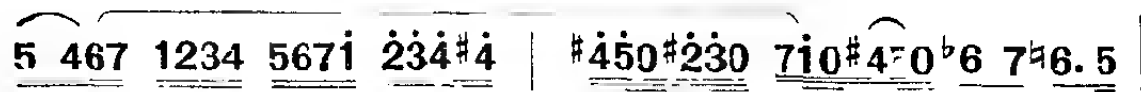


翔! 对 你 死 也 不 能 忘, 对 你 死 也 不 能 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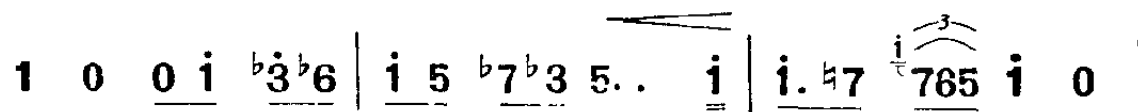
啊!

铭 刻 在 我 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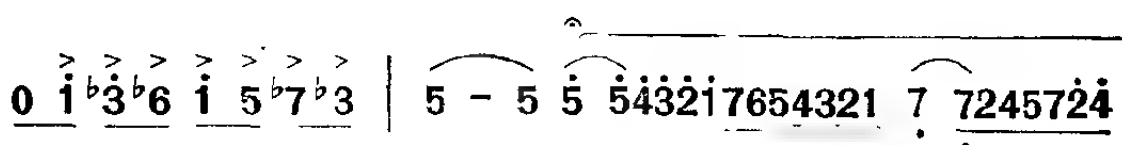


上, 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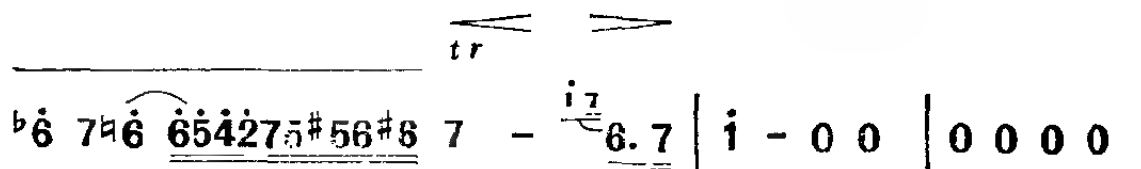
铭 刻 在 我 心



上, 我 一 切 思 想 和 愿 望 跟 随 你 飞 翔,



我 对 你 死 也 不 能 忘, 啊,



不 能 忘!

0 0 0 0 5 | 5 - - 5 5 | i - 0 0 |

瓜蒂耶尔 马尔代

0 0 0 0 | 0 0 0 0 5 | 5 - - 5 5 |

瓜蒂耶尔 马尔

i - - i.7 | 6 5 4 3 | 2 - - 7.6 |

代! 多可爱的名字啊, 你使

5 4 3 2 | 1 - - 3.2 | 2 i 7 ^{tr}7 60 ^{tr}6 50 |

我的心激动, 对你死也不能

2 - - 7.6 | 6 5 4 ^{tr}4 30 ^{tr}3 20 | 1 0.i i i.i |

忘, 你铭刻在我心上! 瓜蒂耶尔 马尔

i 0.i i. ^{渐弱 tr} i i | i - - - | i - - - | i - 0 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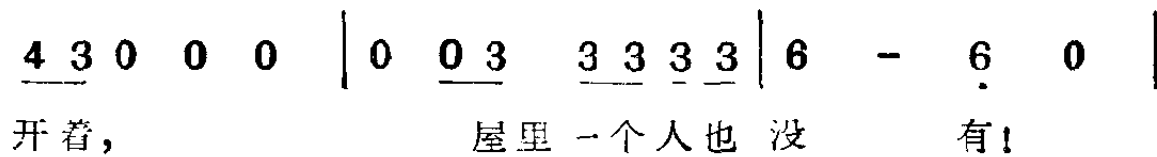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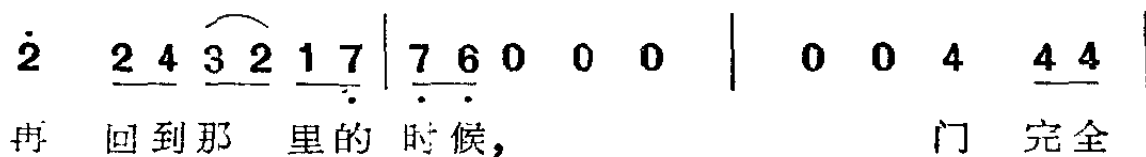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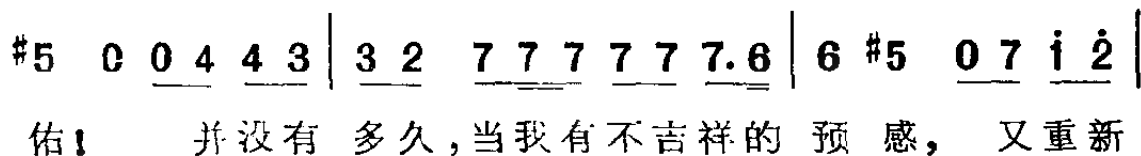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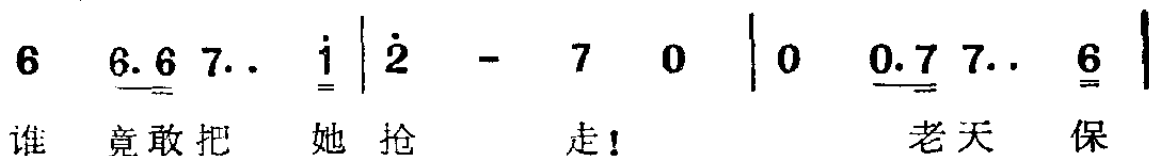
代! 瓜蒂耶尔 马尔代!

公爵的咏叹调——谁竟敢把她抢走

1 = F $\frac{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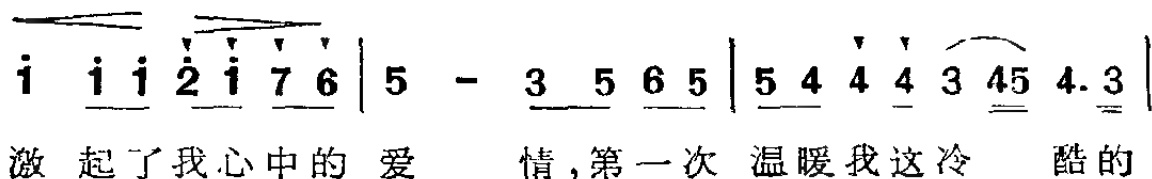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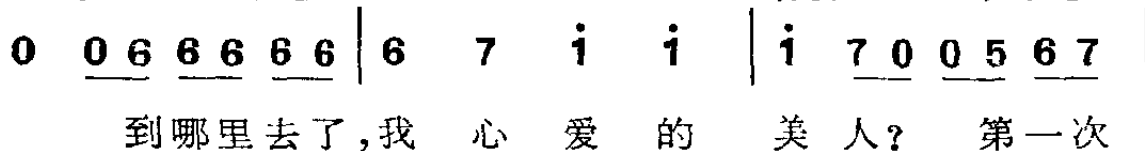
(第二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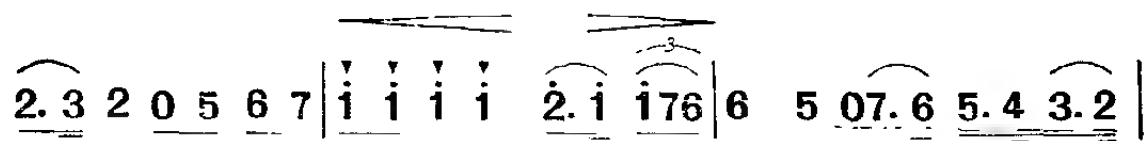
小快板 宣叙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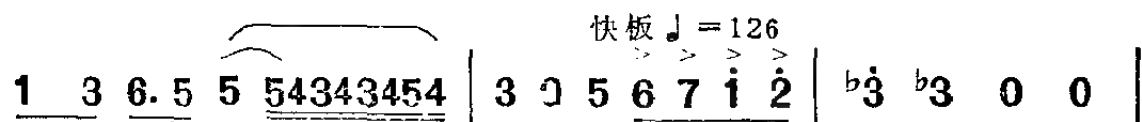
柔板 ♩ = 36 柔和地

行板 如歌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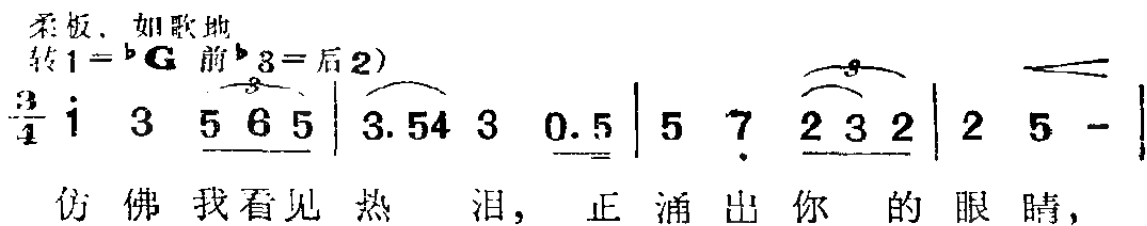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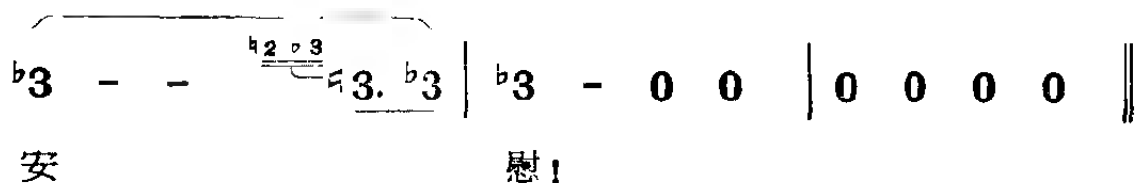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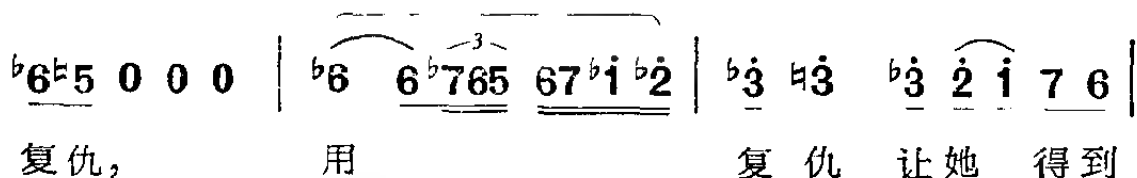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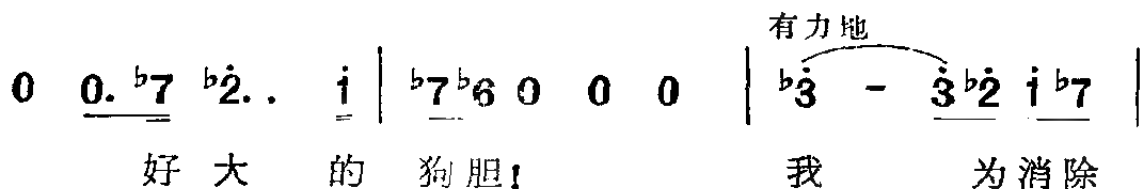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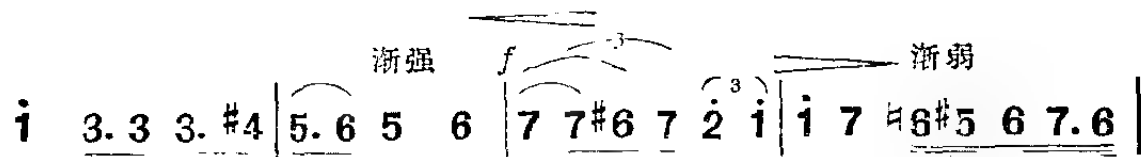


心 灵。是因为你的纯洁，我 才 相 信，爱 情 的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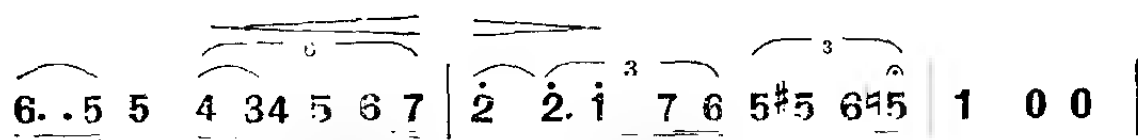


贞，爱情的神 圣。谁竟敢把她 抢 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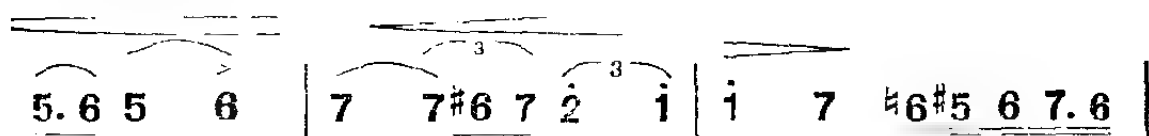
在 那 危 难 的 时 刻，你 感 到 恐 惧 担 心，想 起 我 们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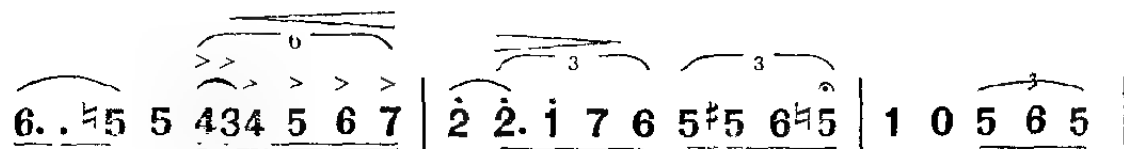
爱 情，想 起 我 们 的 爱 情，呼 唤 着 我 的 姓 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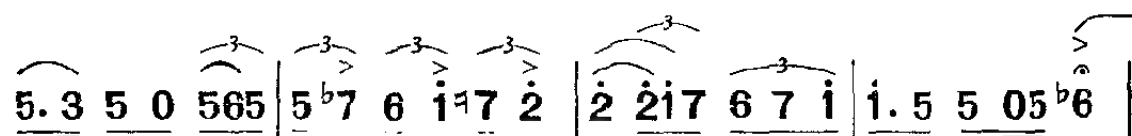
我 没 能 前 来 帮 助 我 最 心 爱 的 美 人，若 能 够 使 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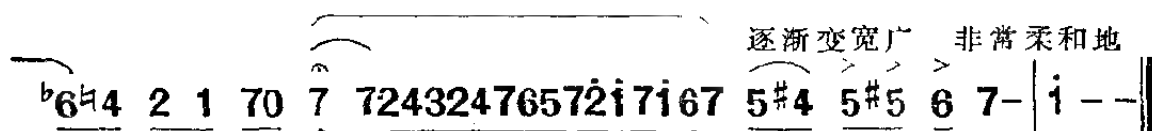
幸 福，我 情 愿 献 出 生 命，让 天 堂 里 的



天 使 让 天 堂 里 的 天 使 也 羨 慕 你 的 幸 运，让 天 堂



里 的 天 使 也 羨 慕 你 的 幸 运，天 堂 里 的 天 使 也 羨 慕



你 的 幸 运，啊，

羨 慕 你 的 幸 运。

里戈莱托的咏叹调——你们这些狗强盗

1 = \flat E $\frac{4}{4}$

(第二幕)

很激动的行板

$\dot{1}$. 7 | 7 6 0 \sharp 5 7 6 0 \flat 5 | 5 4 0 4. 4 |
你们 这些 狗 强盗， 得 到了 多 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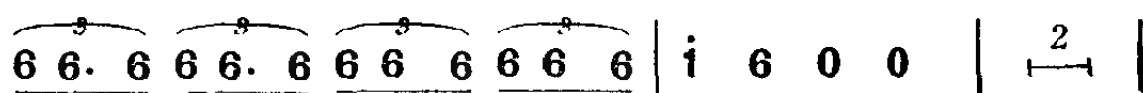
4 3 0 3 3 3. 2 | 2 1 0 0 $\dot{1}$. 7 | 7 6 0 \sharp 5 7 6 0 \flat 5 |
财宝，将我 女儿 卖掉？ 你们 认为 这金钱 最

5 4 0 6. 7 | $\dot{1}$ $\dot{1}$. $\dot{1}$ 7. \sharp 6 7. $\dot{1}$ | \sharp 6 - 0 6. 6 |
重要，要 知道，女儿是我的无价 宝。 如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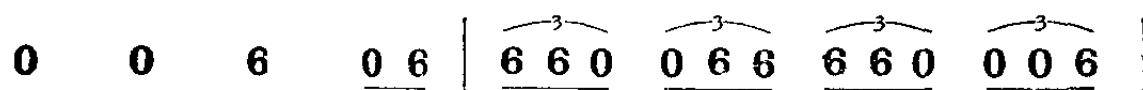
6 5 0 \sharp 4 5 6. 5 \sharp 4 | 4 3 0 5. \flat 7 | 6 0 \sharp 5 6 \flat 7. 6 \sharp 5 |
你们 不把她 交还 给我，我 就要 和你们 拼个

\sharp 5 4 0 0 6. 6 | 6 6. 6 6 6. 6 | $\dot{1}$ - 6 0 6. 6 |
死活； 为了保 护我女 儿的 名 誉，面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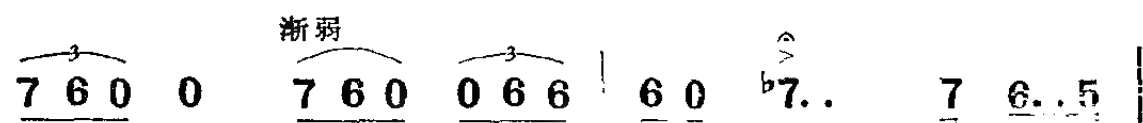
3 6. 7 $\dot{1}$ $\dot{1}$ 7 | 6 06 6 6 60 06 6 | 6 60 06 6 6 60 006 |
强暴我决不示弱！让我进去，让我进去，让我进去，强



盗们!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 开 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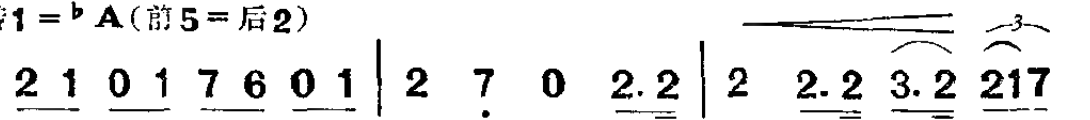


啊! 看 你们 都反 对我, 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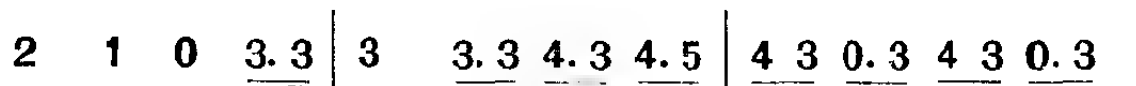


害我, (哭)都在 侮辱 我! 啊! 你 看,我

稍慢 ♩ = 56
转 1 = \flat A (前 5 = 后 2)



哭了, 马鲁洛, 我 知 道, 你 的 心 比 他 们 都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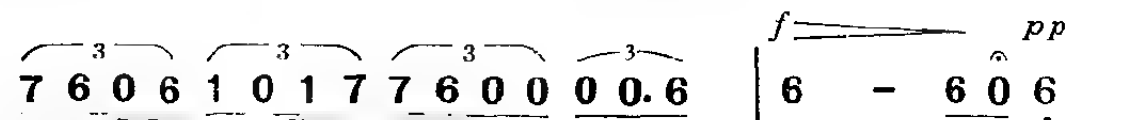
善 良, 告 诉 我, 把 她 藏 在 什 么 地 方? 马 鲁 洛, 告



诉我, 告 诉 我, 藏 在 哪 里, 在



哪 里? 你 说, 藏 在 哪 里, 你 说, 藏 在



哪 里, 你 说, 藏 在 哪 里? 你 不 说 话, 不

转1 = \flat D (前1 = 后5)

3 0 0 1.1 | 5 5.5 6 7 1̇ 2̇ | 1̇ 7 6 5 5 0 5.5 |

说! (哭) 诸位 老 爷, 请你们可怜 我 吧, 快把

5 5.5 6 7 1̇ 2̇ | 1̇.7 7 6 5 5 0 5.1̇ | 7 7.7 2̇ #1̇.4̇1̇ |

心 爱的女儿还给 我 吧, 你们 并 不付任 何 的

1̇ 7 7 6 6 6 6 7 | 6 5 5 4 5 6 7 1̇ | 5 3 1̇ 1̇ 7 2̇ 7 |

代价, 不付任何的 代价, 她是我整个 世界, 快还给我

pp

有力地

1̇ 0.5 \flat 6 1̇ 06 | 5 0.5 \flat 6 1̇ 09 | 5. 3̇ 3̇.2̇ 3̇.2̇ |

吧! 你 可 怜 我 吧, 你 可 怜 我 吧, 啊, 把她还给

2̇ 1̇ 7 1̇ 6 6 5 #4 6 5 #4 | 3. 3̇ 3̇ 2̇ 4̇ 3̇ 2̇ |

我 吧, 她对我意味着整个世 界, 啊, 把 她还 给

2̇ 1̇ 2̇ 1̇ 6 6 #5 #5 5 | 0.5 \flat 6 6 4 2̇ 1̇ 7 0.5 |

我 吧, 还 给我 吧, 快 还 给我 吧, 哦,

3̇ 3̇ 2̇ 1̇ 7 #6 5 05 #4 5 #5 6 7 - | 1̇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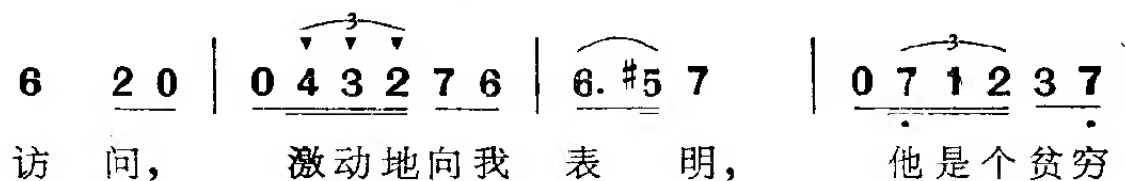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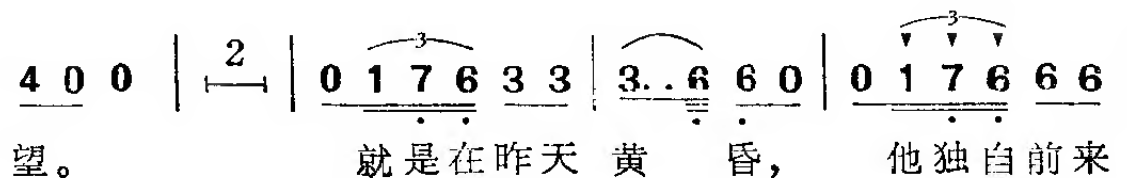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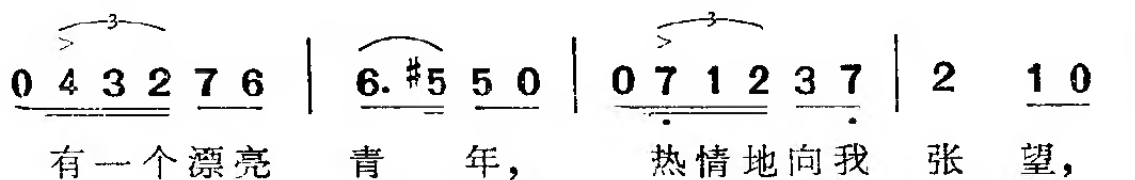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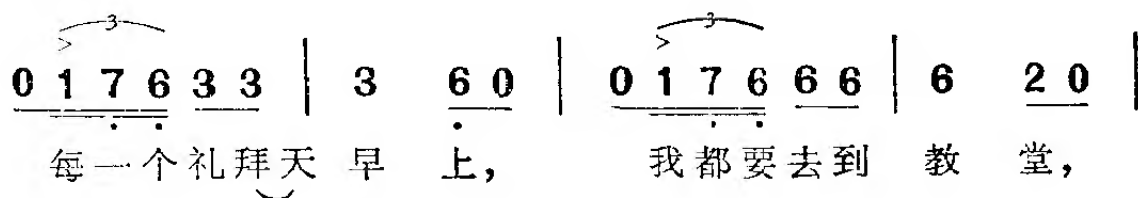
可 怜我, 老 爷 们, 老 爷 们, 可 怜 我 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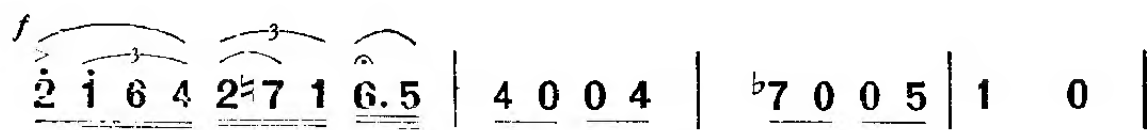
吉尔达的场面——每一个礼拜天早上

1 = G $\frac{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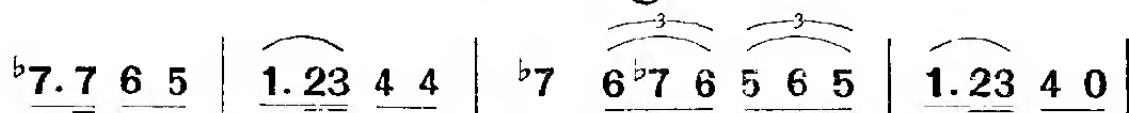
(第二幕)

小行板 ♩ =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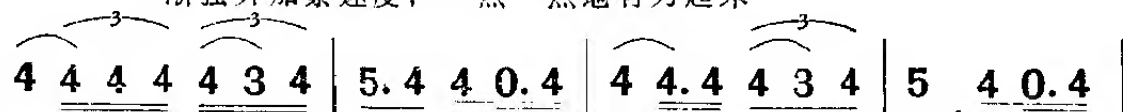


热 烈 的 爱 情。 他 走 了 不 久，



当 我 心 里 充 满 了 希 望 和 欢 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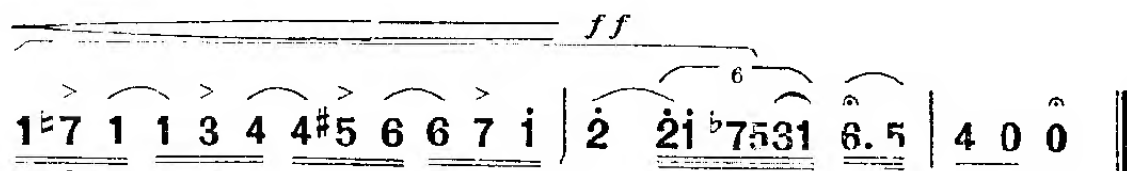
渐强并加紧速度，一点一点地有力起来



突 然 间 闯 进 一 群 人， 竟 将 我 抢 出 家 门， 又



把 我 拖 到 宫 廷 里， 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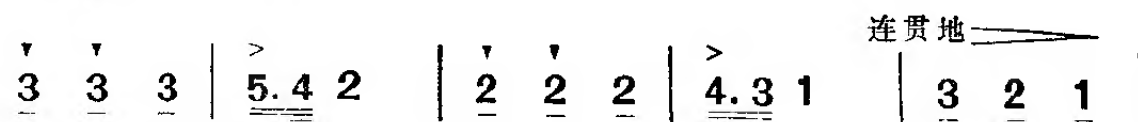
痛 苦 万 分！

公爵之歌——女人爱变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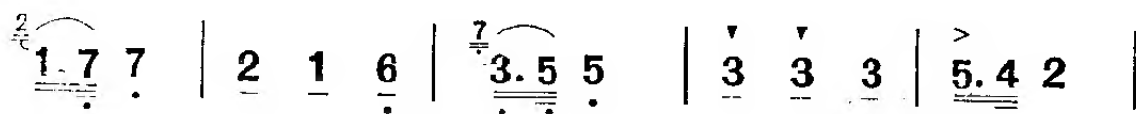
1 = B $\frac{3}{8}$

(第三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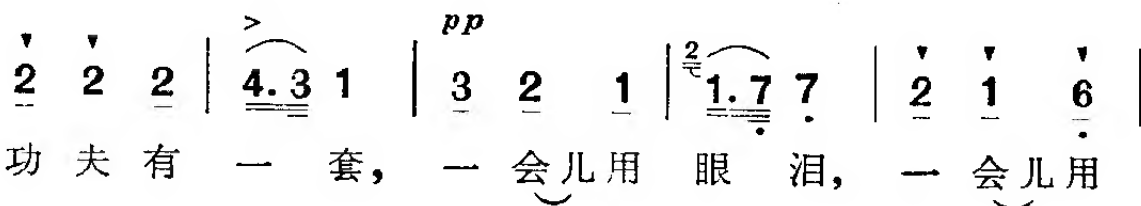
小快板 有热力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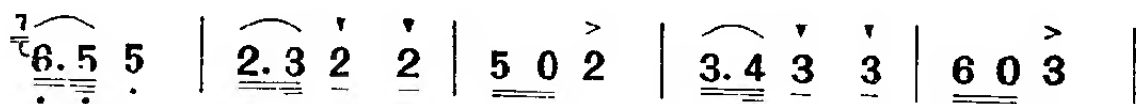
女 人 哪 爱 变 卦， 像 羽 毛 风 中 飘， 不 断 变



主意，不断变腔调。看上去很可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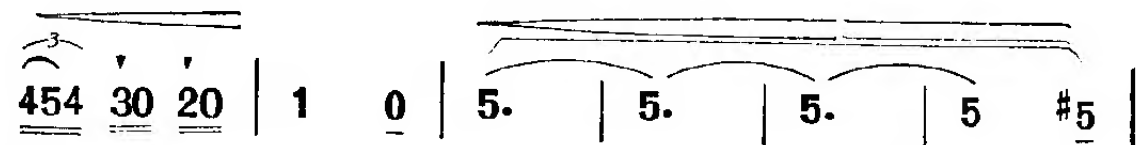
功夫有一套，一会儿用眼泪，一会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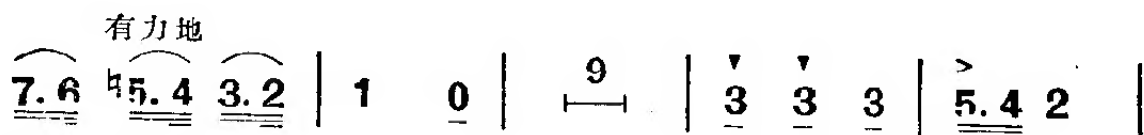
微笑。女人爱变卦，像风中羽毛，



不断变主意，不断变腔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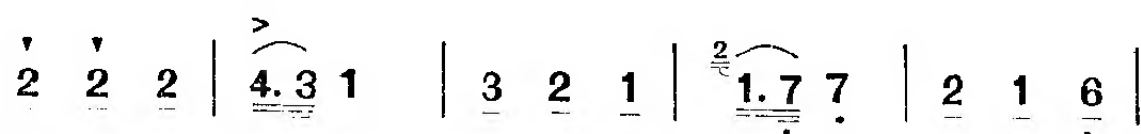


不断变腔调，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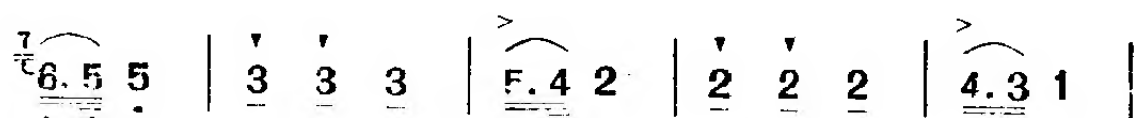


哎，变腔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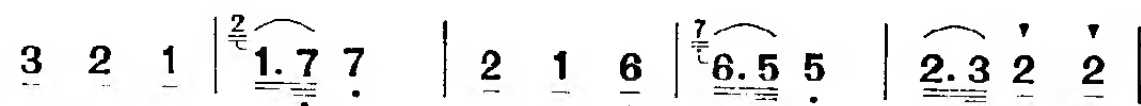
你要是相信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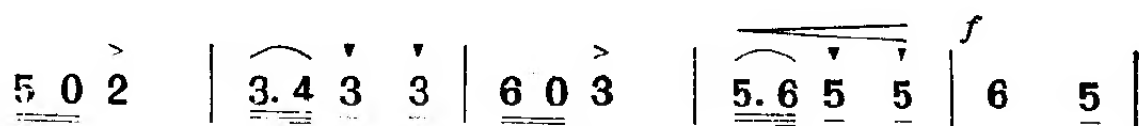
你 就 是 傻 瓜， 和 她 在 一 起， 不 能 说



真 话。 可 是 这 爱 情， 又 那 么 醉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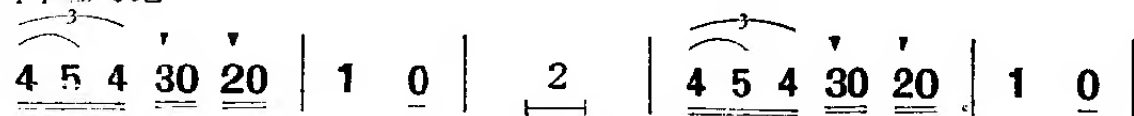


若 不 爱 她 们， 辜 负 了 青 春。 女 人 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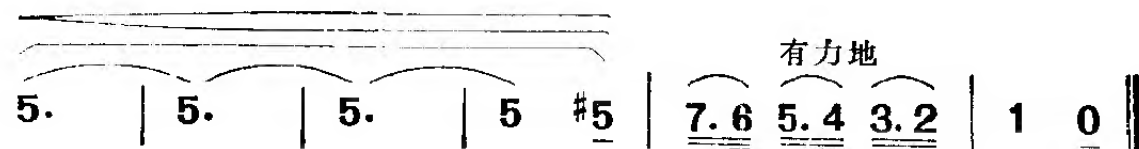
变 卦， 像 风 中 羽 毛， 不 断 变 主 意，

pp 轻巧地



不 断 变 腔 调，

不 断 变 腔 调，



哎，

哎， 变 腔 调。